

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ebook

X87n1634

金剛經靈驗傳

日本 淨慧集

中華電子佛典協會



目次

- [編輯說明](#)
- [章節目次](#)
 - [金剛般若經靈驗傳目錄](#)
 - [五祖大師](#)
 - [六祖大師](#)
 - [明教大師](#)
 - [中峯和尚](#)
 - [瑞雪崖](#)
 - [一溪](#)
 - [田子中](#)
 - [亭湖神](#)
 - [蕭瑀](#)
 - [趙文若](#)
 - [趙文昌](#)
 - [張政](#)
 - [蒯武安](#)
 - [陳惠妻](#)
 - [杜之亮](#)
 - [慕容文策](#)
 - [王殷](#)
 - [王翰](#)
 - [張無是](#)
 - [陸懷素](#)
 - [王弘之](#)
 - [龍興寺主](#)
 - [陳哲](#)
 - [豐州烽子](#)
 - [張鎰](#)
 - [李廷光](#)
 - [陸康成](#)
 - [薛巖](#)
 - [任自信](#)
 - [段文昌](#)
 - [劉逸淮](#)

- [孫咸](#)
- [僧智燈](#)
- [王氏](#)
- [左營伍伯](#)
- [宋衍](#)
- [李虔](#)
- [盧氏](#)
- [王宏](#)
- [張嘉猷](#)
- [陳昭](#)
- [王忠幹](#)
- [王僊](#)
- [李元一](#)
- [魚萬盈](#)
- [干李回](#)
- [強伯達](#)
- [僧惟恭](#)
- [王沔](#)
- [張御史](#)
- [費子玉](#)
- [錢方義](#)
- [巴南宰](#)
- [元初](#)
- [宋義倫](#)
- [楊復恭弟](#)
- [董淮朝](#)
- [康仲戚](#)
- [吳可久](#)
- [僧法正](#)
- [沙彌道蔭](#)
- [何老](#)
- [勾龍義](#)
- [趙安](#)
- [竇勳](#)
- [倪勤](#)
- [高涉](#)
- [張政](#)
- [皇甫恂](#)

- [蔡州行者](#)
- [販海客](#)
- [曹州濟陰縣精舍](#)
- [李思一](#)
- [李觀](#)
- [陳文達](#)
- [高紙](#)
- [竇德玄](#)
- [李罔](#)
- [智藏](#)
- [李丘一](#)
- [王昶](#)
- [裴宣禮](#)
- [吳思玄](#)
- [薛少殷](#)
- [盧弁](#)
- [鉗耳含光](#)
- [王陀](#)
- [王令望](#)
- [何濕](#)
- [張玄素](#)
- [田氏](#)
- [李惟燕](#)
- [孫明](#)
- [三刀師\(感應傳中已雖載之詳略不同故再揭之\)](#)
- [宋參軍](#)
- [劉鴻漸](#)
- [釋祖南](#)
- [釋明勳](#)
- [房燾](#)
- [孤元軌](#)
- [壽昌禪師](#)
- [龔德莊](#)
- [周縉](#)
- [尼淨直](#)
- [王氏女](#)
- [黃婆](#)
- [孫大珩居士](#)

- [附錄](#)
- [No. 1634-A 跋](#)
- [卷目次](#)
 - 1
 - 2
 - 3
- [贊助資訊](#)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3.Q1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金剛般若經靈驗傳目錄

- 卷上
 - 五祖大師
 - 六祖大師
 - 明教大師
 - 中峯和尚瑞雪崖
 - 一溪
 - 田子中
 - 亭湖神
 - 蕭瑀
 - 趙文若
 - 趙文昌
 - 張政
 - 蒯武安
 - 陳惠妻
 - 杜之亮
 - 慕容文策
 - 王殷
 - 王翰
 - 張無是
 - 陸懷素
 - 王弘之
 - 龍興寺主
 - 陳哲
 - 豐州烽子
 - 張鎰
 - 李廷光
 - 陸康成
 - 薛嚴
 - 任自信
 - 段文昌
 - 劉逸淮
 - 孫咸
 - 僧智燈
 - 王氏
 - 左營伍伯

- 宋衍
- 李虞
- 盧氏
- 王宏
- 卷中
 - 張嘉猷
 - 陳昭
 - 王忠幹
 - 王偁
 - 李元一
 - 魚萬盈
 - 于李回
 - 強伯達
 - 僧惟恭
 - 王沔
 - 張御史
 - 費子玉
 - 錢方義
 - 巴南宰
 - 元初
 - 宋義倫
 - 楊復恭弟
 - 董進朝
 - 康仲戚
 - 吳可久
 - 僧法正
 - 沙彌道蔭
 - 何老
 - 勾龍義
 - 趙安
 - 甯勉
 - 倪勤
 - 高涉
 - 張政
 - 皇甫恂
 - 蔡州行者
 - 販海容
 - 曹州濟陰縣精舍

- 李思一
- 李觀
- 陳文達
- 高紙
- 竇德玄
- 卷下
 - 李岡
 - 智藏
 - 李丘一
 - 于昶
 - 裴宣禮
 - 吳思玄
 - 薛少殷
 - 盧弁
 - 鉗耳含光
 - 王陀
 - 王令望
 - 何滂
 - 張玄素
 - 田氏
 - 李惟燕
 - 孫明
 - 三刀師
 - 宋參軍
 - 劉鴻漸
 - 釋祖南
 - 釋明勳
 - 房翥
 - 孤元軌
 - 壽昌禪師
 - 龔德莊
 - 周縉
 - 尼淨真
 - 王氏女
 - 黃婆
 - 孫大玕居士
 - 附錄

金剛般若經靈驗傳目錄(終)

No. 1634

金剛般若經靈驗傳卷上

五祖大師

慧能嚴父本貫范陽。左降流于嶺南。作新州百姓。此身不幸。父又早亡。老母孤遺。移來南海。艱辛貧乏。於市賣柴。時有一客買柴。使令送至客店。客收去。慧能得錢却出門外。見一客誦經。慧能一聞經語。心即開悟。遂問客誦何經。客曰金剛經。復問。從何所來。持此經典。客云。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。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。門人一千有餘。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。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。即自見性直了成佛。

六祖大師

次日。祖潛至碓坊。見能腰石舂米。語曰。求道之人為法忘軀。當如是乎。乃問曰米熟也未。慧能曰。米熟久矣。猶欠篩在。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。慧能即會祖意。三鼓入室。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。為說金剛經。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慧能言下大悟。一切萬法不離自性。遂啟祖言。何期自性本自清淨。何期自性本不生滅。何期自性本自具足。何期自性本無動搖。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。祖知悟本性。謂慧能曰。不識本心。學法無益。若識自本心。見自本性。即名丈夫。天人師。佛(并出法寶壇經)。

明教大師

嵩明教。初自洞山游康山。託迹開先法席。主者以其佳少年銳於文學。命掌書記。明教笑曰。我豈為汝一盃薑杏湯耶。因去之。居杭之西湖三十年。閉關不妄交。嘉祐中以所撰輔教編。定祖圖。正宗記詣闕上之翰林王公素。時權開封。為表薦於朝。仁宗皇帝加嘆

久之。下其書於中書宰相韓公·參政歐公。閱其文大驚。譽於朝士大夫。書竟賜入藏。明教名遂聞天下。晚移居靈隱之北永安蘭若。清旦誦金剛般若經不輟音。齋罷讀書。賓客至則清談不及世事。嘗曰。客去清談少。年高白髮饒。夜分誦觀世音名號滿十萬聲則就寢。其苦硬清約之風足以追配鍾山僧遠。予嘗見其手書與月禪師曰。數年來欲製紙被一翻以禦苦寒。今幸已成之。想聞之大笑也。臨終安坐微笑索筆作偈曰。後夜月初明。予將獨自行。不學大梅老。猶貪鼯鼠聲。既化。火浴之。頂骨眼睛齒舌耳毫男根數珠皆不壞。如世尊言。比丘生身不壞。發無垢智光者。善根功德之力。如來知見之力。故行住坐臥須內外清淨。師得法於洞山聰禪師。而宗派圖系於德山遠公法嗣之列。誤矣(洪覺範林間錄)。

中峯和尚

中峯和尚。杭州人。既投師祝髮受具。決志參究。不到古人堂奧不已。時高峯和尚負仰山雪巖左券。居天目師子岩。立死關。誓不接衲。一見師大喜。授以話頭。師勵精咨決。因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。恍然徹悟。自是惠辨無礙。上至君王宰輔。下至三教俊英。莫不傾誠問道。所著書及語錄若干卷。弟子則天如徧集奏入大藏。追贈普應國師之號。師形模魁碩。稍俯首則氣喘。常平日安坐。凡請求法語。以兩頭陀扛紙信筆書之(出山庵雜錄)。

瑞雪崖

瑞雪崖者。黃巖人也。幼得度于秋江湛公。居新城山留慶院。持律嚴謹。日課金剛般若經。尤善瑜珈法事。赴道俗請必盡恭恪。而施利則不較厚薄。或絕無亦不經意。迨其再請赴之如初。洪武辛亥夏五月。得微疾。索湯沐浴更衣書偈。趺坐而逝。闍維火星雜毫光迸散。絕無煙燄。獲堅固子甚多。壽八十三(出山庵雜錄)。

一溪

徑山耆舊。諱清泚。號一溪。壯年不守戒律。飲啖無所擇。至中年自念人生於世壽命能幾何。一旦無常殺鬼到。將何排遣。遂盡斂所積衣資。就普慶寺東建觀音堂一所。修白淨業。祈生淨土。越數載。手書金剛般若經至三千大千世界處。握筆正身安坐而化。至正丁酉猫獠燒劫普慶及居民房室。獨觀音堂巋然獨存。佛說善惡報應如影響。渠不信夫(出山庵雜錄)。

田子中

洪武庚戌冬。奉化田子中訪余太白同居者久。余偶言。金剛般若經閻羅王界稱為功德經。故世人薦亡者多讀之。子中誓終身受持。一日值其母諱日。發心誦此經百過以薦。晨起坐松榻上方誦至九遍。見鬼卒枷杻一老媪跪榻前。髮離披覆面。熟視之乃亡母也。子中倉卒不知所為。須臾引去。若將脫枷者。於是子中大泣。恨不即時輟經與母相勞問。余謂。此經功德之大不可云喻。若子中發心持誦即冥感陰界。俾母子兩得相見以釋其苦。嗚呼偉哉(出山庵雜錄)。

亭湖神

晉楊州江畔有亭湖神。巖峻甚惡。于時有一客僧婆羅門名曰法藏。善能持呪辟諸邪毒。竝皆有驗。別有小僧就藏學呪經於數年。學業成就。亦能降伏諸邪毒惡。故詣亭湖神廟止宿。誦呪伏神。其夜見神。遂致殞命。藏師聞弟子誦呪致死。懷忿自來。夜到神廟瞋意誦呪。神來出見。自亦致死。同寺有僧。每恆受持般若。聞師徒並亡。遂來神所。於廟夜誦金剛般若。至夜半中。聞有風聲極大。迅速之間見有一物。其形偉大壅聳驚人。奇特可畏。口齒長利。眼光如電。種種神變不可具述。經師端坐正念誦經。剎那匪懈。情無怯怕都不憂懼。神見形泰。攝諸威勢來至師前。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聽

經訖。師問神曰。檀越是何神靈。初來猛峻後乃容豫。神答云。弟子惡業報得如是。是此湖神。然甚信敬。經師又問。若神信敬。何意前二師竝皆打死。答云。前二師死者。為不能受持大乘經典。瞋心誦呪。見弟子來。逆前放罵。專誦惡語欲降弟子。弟子不伏。于時二僧見弟子形惡。自然怖死。亦非弟子故殺二僧。在近道俗見前二僧被殺。謂經師亦死。相率往看。且見平安容儀歡泰。時人甚恠。競共問由。具答前意。寔因般若威力聖教不虛。諸人因此發心受持般若者眾(出侯君素集)。

蕭瑀

蕭瑀。梁武帝玄孫。梁王巋之子。梁滅入隋。仕至中書令。封安國公。女煬帝皇后。篤信佛法。常持金剛經。議伐高麗不合旨。上大怒。與賀若弼·高[彖*頁]同禁。欲寘於法。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剛經七百遍。明日桎梏忽自脫。守者失色。復為著。至殿前。獨有瑀。二人即重罰。因著般若經靈驗一十八條。乃造寶塔貯經。檀香為之。高三尺。感一鑰石像忽在庭中。奉安塔中。獲舍利百粒。貞觀十一年見普賢菩薩冉冉向西而去(出報應記)。

趙文若

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人趙文若。死經七日。家人大殮。將欲入棺。乃縮一脚。家人懼怕不敢入棺。文若得活。眷屬喜問所由。文若云。初有人引至王所。王問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。文若答王。受持金剛般若經。王歎云。善哉。此福第一。汝雖福善。且將示汝其受罪之處。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牆孔。令文若入。隔牆有人引手從孔中捉文若頭引出。極大辛苦得度牆外。見大地獄鑊湯苦具。罪人受苦不可具述。乃有眾多猪羊鷄鴨之屬競來從文若債命。文若云。吾不食汝身。何故見逼。諸畜生云。汝往時某處食我頭脚四肢。節節分張。人各飲噉。何諱之。文若一心念佛。深悔諸罪。不

出餘言。求為修福報謝。諸畜各散。使人將文若却至王所。王付一碗釘令文若食之。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頂及手足。然後放迴。文若得蘇。具說此事。然患頭痛及手足。久後修福。痛漸得差。後爾已來精勤誦持金剛般若。不敢遺漏寸陰。但見道俗親疎並勸受持。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。於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來乞命。文若驚寤。即喚驛長問曰。汝為吾欲殺生不。驛長答云。實為公欲殺一小羊。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。答云是青牯羊。文若報云。汝急放却。吾與價值贖取放之。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(出冥祥記)。

趙文昌

隋開皇十一年太府寺丞趙文昌忽暴卒。唯心上微煖。家人不敢斂。後復活。說云。吾初死。有人引至閻羅王所。王問曰。汝一生已來作何福業。昌答云。家貧無力可營功德。唯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。王聞語合掌低首讚言善哉。汝既持般若。功德甚大。王即使人引文昌向經藏內取金剛般若經。文昌向西行五六里。見數十間屋甚華麗。其中經典遍滿。金軸寶帙莊飾精好。文昌合掌閉目。信手抽取一卷。開看乃是金剛般若。文昌捧至王所。令一人執卷在西。文昌東立。面經讀誦一字不遺。王大歡喜。即放昌還家。令引文昌從南門出。至門首見周武帝在門側房內。著三重鉗鎖喚昌云。汝是我本國人。暫來至此。要與汝語。文昌即拜之。帝曰汝識我否。文昌答云。臣昔宿衛陛下。武帝云。卿既是我舊臣。今還家為吾向隋皇帝說吾諸罪。並欲辨了。唯滅佛法罪重未可得免。望與吾營少功德。冀茲福祐得離地獄。昌受辭而行。及出南門。見一大糞坑中有人頭髮上出。昌問之引人。答云此是秦將白起寄禁於此。罪尤未了。昌至家得活。遂以其事上奏。帝令天下出口錢為周武帝轉金剛般若經。設大供三日。仍錄事將入於隋史(出太平廣記)。

張政

張政。邛州人。唐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。初見四人來捉。行半日至大江。甚濶度。深三尺許。細看盡是膿血。便小聲念金剛經。使者色變。入城見胡僧。長八尺餘。罵使者曰。何不依帖。亂捉平人。盡皆驚拜。及領見王。僧與對坐曰。張政是某本宗弟子。被妄領來。王曰待略勘。問生色怒。王判放去。見使者四人皆著大枷。僧自領政出城。不見所渡之水。僧曰。吾是汝所宗和尚。汝識我否。我是須菩提。乃知是持經之力。再三拜禮。僧曰弟子合眼。僧以杖一擊。不覺失聲乃活。死已三百。唯心上煖(出報應記)。

蒯武安

隋蒯武安。蔡州人。有巨力。善弓矢。常射大蟲。會嵩山南為暴甚。往射之。漸至深山。忽有異物如野人。手開大蟲皮冒武安身上。因推落澗下。及起已為大蟲矣。惶怖震駭。莫知所為。忽聞鐘聲。知是僧居。往求救。果見一僧念金剛經。即閉目俯伏。其僧以手摩頭。忽爆炸巨聲。頭已破矣。武安乃從中出。即具述前事。又撫其背。隨手而開。既出全身。衣服盡在。有少大蟲毛。蓋先灸瘡之所粘也。從此遂出家。專持金剛經(出報應記)。

陳惠妻

唐陳惠。妻王氏。初未嫁。表兄褚敬欲婚。王氏父母不許。敬詛曰。若不嫁我。我作鬼必相致。後歸於惠。惠為陵州仁壽尉。敬陰恚之。卒後。王夢敬。旋覺有娠。經十七月不產。王氏憂懼。乃發心持金剛經。晝夜不歇。敬永絕交。鬼胎亦銷。從此日持七遍(出報應記)。

杜之亮

隋杜之亮。仁壽中為漢王諒府參軍。後諒於并州舉兵反敗。亮與僚屬皆繫獄。亮惶懼。日夜涕泣。忽夜夢一僧曰。汝但念誦金剛經。

即此厄可度。至曉即取經專誠習念。及主者並引就戮。亮身在其中。唱者皆死。唯無亮姓名。主典之者皆坐罰。俄而會赦得免。顯慶中卒於黃州刺史(出報應記)。

慕容文策

慕容文策。隋人。常持金剛經。不喫酒肉。大業七年暴卒。三日復活云。初見二鬼把文牒追至一城門。顧極巖峻。入行四五里。見有宮殿羽衛。王當殿坐。僧道四夷不可勝數。使者入見。文策最在後。一一問在生作善作惡。東西令立。乃唱策名。問曰作何善。對曰小來持金剛經。王聞合掌歎曰。功德甚大。且放還。忽見二僧執火引策。即捉袈裟角。問之。僧云。緣公持經。故來相衛。可隨燭行。遂出城門。僧曰。汝知地獄處否。指一大城門曰此是也。策不忍看。求速去。二僧即領至道。有一橫垣塞路。僧以錫扣之即開。云可從此去。遂活(出報應記)。

王殷

蜀在營卒王殷。常讀金剛經。不茹葷飲酒。為賞設庫子。前後為人誤累。合死者數四。皆非意。得免。至唐大和四年郭釗鎮蜀。郭性嚴急。小不如意皆死。王殷因呈錦纈。郭嫌其惡弱。令袒背將斃之。郭有蕃狗隨郭臥起。非使宅人逢之輒噬。忽吠聲立抱王殷之背。驅逐不去。郭異之。怒遂解(出西陽雜俎)。

王翰

唐大和五年。漢州什方縣百姓王翰。常在市日逐小利。忽暴卒。經三日却活云。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。十五人散配他處。翰獨至一司。見一青衫少年。稱是己姪。為冥官廳子。遂引見推典。又云是己兄。貌皆不類。其兄語云。有冤牛一頭訴爾燒畚枉燒殺之。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筓篲。殺狗二頭。狗亦訴爾。爾今名未注死籍。猶

可以免。為作功德。翰欲為設齋及寫法華經·金光明經。皆曰不可。乃請曰持金剛經七遍與之。其兄喜曰足矣。及活。遂捨業出家(出酉陽雜俎)。

張無是

唐天寶十二載冬。有司戈張無是居在布政坊。因行街。中夜鼓絕。門閉遂。趨橋下而跽。夜半忽有數十騎至橋。駐馬言。使乙至布政坊將馬一乘往取十餘人。其二人。一則無是妻。一則同曲富叟王翁。無是聞之大驚。俄而取者至云。諸人盡得。唯無是妻誦金剛經。善神護之。故不得。因唱所得人名。皆應曰唯。無是亦識王翁應聲答曰畢。俄而鼓動。無是歸家。見其妻猶誦經坐待無是。既至。妻曰。汝常不外宿。吾恐汝犯夜。故誦經不眠相待。天曉。聞南鄰哭聲。無是問之。則王翁死矣。無是大懼。因以具告其妻。妻亦大懼。因移出宅謁名僧。發誓願長齋。日則誦經四十九遍。由是得免(出紀聞)。

陸懷素

唐吳郡陸懷素。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燒。並從煙滅。惟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獨存。函及標軸亦盡。惟經字竟如故。聞者莫不驚歎。懷素即高陽許仁則妻之兄也。仁則當時目覩。常與人言之(出冥報記)。

王弘之

唐王弘之。貞觀中為沁州和川令。有女適博陵崔軌。軌於和川病卒。經數十日。其家忽於夜中聞軌語。初時傾家驚恐。其後乃以為常。云。軌是女壻。雖不合於妻家立靈。然而苦無所依。但為置立也。妻從其請。朝夕置食。不許置肉。唯要素食。恒勸禮佛。又具說地獄中事云。人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。自餘之罪蓋亦小耳。又云。軌雖無罪。然大資福助。為軌數設齋供。并寫法華·金剛·觀

音等經各三兩部。自茲已後不即復來。王家一依其言。寫經設供。軌忽更來愧謝因云。今即取別。舉家哭而送之。軌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六歲。軌云。此子必有名官。願善養育。自此不復來矣(出太平廣記)。

龍興寺主

唐原州龍興寺。因大齋會。寺主會僧夏臘既高。是為宿德。坐麗賓頭。之下有小僧者。自外後至以無坐所。唯寺主下曠一位。小僧欲坐。寺主輒叱之。如是數次。小僧恐齋失時。竟來就坐。寺主怒甚。倚柱而坐。以掌搯之。方欲舉手。大袖為柱所壓不得下。合掌驚駭。小僧慚沮。不齋而還。房眾議。恐是小僧道德所致。寺主遂與寺眾同往禮敬。小僧惶懼自言。初無道行。不敢濫受大德禮數。逡巡走去。因問平生作何行業。于二十年唯持金剛經。眾皆讚嘆。謂是金剛護持之力。便於柱所焚香頂禮呪云。若是金剛神力。當還此衣。於是隨手而出也(出廣異記)。

陳哲

唐臨安陳哲者。家住餘杭。精一練行持金剛經。廣德初武康草賊朱潭寇餘杭。哲富於財。欲搬移產避之。尋而賊至。哲謂是官軍。問賊今近遠。群賊大怒曰。何物老狗敢辱我。爭以劍刺之。每下一劍則有五色圓光徑五六尺以蔽哲身。刺不能中。賊驚歎。謂是聖人。莫不慚悔捨之而去(出廣異記)。

豐州烽子

唐永泰初。豐州烽子暮出為党項縛入西蕃養馬。蕃王令穴肩骨貫以皮索。以馬數百蹄配之。經半歲馬息一倍。蕃王賞以羊革數百。因轉近牙帳。贊普子愛其了事。遂令執纛左右。有剩肉餘酪與之。又居半年。因與酪肉悲泣不食。贊普問之。云。有老母。頻夜夢見。

贊普頗仁。聞之悵然。夜召帳中語云。蕃法嚴。無放還例。我與爾馬有力者兩匹。於某道縱爾歸。無言我也。烽子得馬極騁。俱乏死。遂晝潛夜走。數日後為刺傷足倒磧中。忽風吹物窸窣過於前。因攬之裹足。有頃不復痛。試起步。走如舊。經宿方及豐州界。到家其母尚存。悲喜曰。自失爾。我唯念金剛經。寢食不廢。以祈見爾。今果其誓。因取經縫。斷亡數幅。不知其由。子因道磧中傷足事。母令解足視之。裹瘡乃數幅經也。其瘡亦愈(出西陽雜俎)。

張鎰

唐丞相張鎰。父齊丘。酷信釋氏。每旦更新衣執經於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。積數十年不懈。永泰初為朔方節度使。衙內有小將負罪。懼事露。乃扇動軍人數百定謀反叛。齊丘因衙退於小廳間行。忽有兵數十露刃走入。齊丘左右唯奴僕。遽奔宅門。過小廳數步。迴顧又無人。疑是鬼物將及宅。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云。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。時衙隊軍健聞變。持兵亂入。至小廳前見十餘人仡然庭中。垂手張口。投兵於地。眾遂擒縛。五六人瘖不能言。餘者具首云。欲上廳。忽見二甲士長數丈。瞋目叱之。初如中惡。齊丘聞之。因斷酒肉(出西陽雜俎)。

李廷光

唐李廷光者為德州司馬。敬佛不茹葷血。常持金剛經。每念經時即有圓光在前。用心苦至則光漸大。少懷懈惰則光漸小暗。因此破礪轉加精進(出報應記)。

陸康成

唐陸康成。嘗任京兆府法曹。掾不避強禦。公退忽見亡故吏抱案數百紙請押。問曰。公已去世。何得來。曰此幽府文簿。康成視之。但有人姓名。略無他事。吏曰。皆來年兵刃死者。問曰。得無我

乎。有則檢示。吏曰有。因大駭曰。君既舊吏。得無情耶。曰故我來啟明公耳。唯金剛經可託。即失之。乃遂讀金剛經。日數十遍。明年朱泚果反。署為御史。康成叱泚曰。賊臣敢干國士。泚震怒。命數百騎環而射之。康成默念金剛經。矢無傷者。泚曰。儒以忠信為甲冑。信矣。乃舍去。康成遂入隱於終南山竟不復仕(出報應記)。

薛巖

唐薛巖。忠州司馬。蔬食長齋。日念金剛經三十遍。至七十二將終。見幢蓋音樂來迎。其妻崔氏即御史安儼之姑也。屬續次。見巖隨幢蓋冉冉昇天而去。呼之不顧。一家皆聞有異香之氣(出報應記)。

任自信

任自信。嘉州人。唐貞元十五年曾往湖南。常持金剛經。潔白無點。於洞庭湖中有異物如雲冒舟上。俄頃而散。舟中遂失自信。不知所在。久之乃凌波而出云。至龍宮謁龍王。四五人命昇殿念金剛經。與珠寶數十事。二僧相送出宮。一僧憑附少信至衡岳觀音臺紹真師。付之云。是汝和尚送來。令轉金剛經。至南岳訪僧。果見。云和尚滅度已五六年矣(出報應記)。

段文昌

唐貞元十七年。段文昌自蘄入蜀。應南康王韋臯辟命。洎韋之暮年為賊嬖讒構。遂攝尉靈池縣韋尋卒賊。闢知留後。文昌舊與闢不合。聞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。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。其夕陰風及返。出郭二里。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為導。初意縣吏迎候。怪其不前。高下遠近不差。欲及縣郭方滅。及門。縣吏尚未知府帖也。時文昌念金剛經已五六年。數無虛日。信乎至誠必感。有感必應。向之道左右。乃經所著迹也。後闢逆節漸露。詔以袁滋為節度使。文昌從弟少從軍知左營事。懼及禍。與監軍定計。以蠟丸帛書通謀於

袁。事旋發。悉為魚肉賊。為文昌知其謀於一時。文昌念經夜久不覺困寐。門戶悉閉。忽聞開戶而入。言不畏者再三。若物投案暴然有聲。驚起之際。音猶在耳。顧視左右。吏僕皆睡。俾燭樺四索。初無所見。向之門扃已開闢矣。文昌受持此經十餘萬遍。徵應孔著(出酉陽雜俎)。

劉逸淮

唐劉逸淮在汴。時韓弘為右廂。虞侯王某為左廂。虞侯與弘相善。或謂二人取軍情。將不利與劉。劉大怒。召俱詰之。弘即劉之甥。因控地叩首大言。劉意稍解。王某年老。股戰不能自辨。劉叱令拉坐杖三十。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。固以筋漆。立之不仆。數五六當死矣。韓意其必死。及昏造其家。怪無哭聲。又謂其不敢哭。訪兵門卒即云。大使無恙。弘素與熟。遂至臥內問之。云。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。今方得力。記初被坐時。見巨手如箕。翕然遮背。因袒示韓。都無撻痕。韓舊不好釋氏。由此始與僧往來。日自寫十紙。及貴。計數百軸矣。後在中書。盛暑有諫官因事見謁。韓方洽汗寫經。諫怪問之。韓乃具道王某事(出因活錄)。

孫咸

唐梁崇義在襄州未阻兵時。有小將孫咸暴卒。信宿却蘇。言至一處如王者所居。儀衛甚嚴。有吏引一僧對事。僧法號懷秀。亡已經年。在生極犯戒。及入冥無善可錄。乃給云我常囑孫咸寫法華經。勅咸被追對。初咸不省。僧固執之。經時不決。忽見沙門曰。地藏語云。若弟子招承亦自獲祐。咸乃依言。因得無事。又說對勘時見一戎王。衛者數百自外來。冥王降階齊級。升殿坐。未久乃大風卷去。又見一人被考覆罪福。此人常持金剛經。又好食肉。左邊有經數千軸。右邊積肉成山。以肉多將入重論。俄經堆中有火。一星飛向肉山。頃刻銷盡。此人遂履空而去。咸問地藏。向來外國王風吹

何處。地藏王云。彼王當入無間。向來風即業風也。因引咸看地獄。及門。煙焰扇赫聲若風雷。懼不敢視。臨視鑊湯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。地藏令一吏送歸。不許漏洩冥事。及迴如夢。妻兒環泣已一日矣。遂破家寫經。因請出家。夢中所滴處成瘡。終身不差(出西陽雜俎)。

僧智燈

唐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。常持金剛經。遇疾死。弟子啟手猶熱。不即入木。經七日却活。初見冥中若王者。以念經故合掌降階。因問訊曰。更容上人十年在世。勉出生死。又問。人間眾僧中後食薏苡仁及藥食。此大違本教。燈報云。律中有開遮條如何。云此後人加之。非佛意也。今荊州僧眾中無有飲藥者(出西陽雜俎)。

王氏

公安潺陵村百姓王從貴。妹未嫁常持金剛經。唐貞元中忽暴病卒。埋已三日。其家覆墓。聞塚中呻吟。遂發視之。果有氣昇。歸數日能言。云。初至冥間。冥吏以持經功德放還。王從貴能治木。嘗於公安靈化寺起造其寺。僧曙中嘗見從貴說云(出西陽雜俎)。

左營伍伯

唐南康王韋臯鎮蜀時。有左營伍伯。於西山行營與同火卒學念金剛經。性頑。初一日纔得題目。其夜堡外拾薪為藩騎縛去。行百餘里乃止。天未明遂踣之於地。以髮繫櫬。覆以馳麪寤其上。此人唯念經題。忽見金一鋌放光止於前。試舉首動身。所縛悉脫。遂潛起逐金鋌走。計行未得十餘里。遲明不覺已至家。家在府東市。妻兒初疑其鬼。具陳來由。到家五六日。行營將方申其逃。初韋不信。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。始免之(出西陽雜俎)。

宋衍

宋衍。江淮人。應明經舉。元和初至河陰縣。因疾病廢業為鹽鐵院書手。月錢兩千。娶妻安居。不議他業。年餘有為米綱過三門者。因不識字。請衍同去通管簿書。月給錢八千文。衍謂妻曰。今數月不得八千。苟一月而致。極為利也。妻楊氏甚賢。勸不令往曰。三門舟路頗為險惡。身或驚危。利亦何救。衍不納遂去。至其所。果遇暴風所擊。彼群船盡沒。唯衍入水捫得粟藁一束漸漂近岸。浮藁以出乃活。餘數十人皆不救。因抱藁以謝曰。吾之微命爾所賜也。誓存沒不相捨。遂抱藁疾行數里。有孤姥鬻茶之所茅舍兩間。遂詣宿焉。具以事白。姥憫之乃為設粥。及明旦於屋南曝衣。解其藁以晒。於藁中得一竹筒。開之乃金剛經也。尋以訊姥。且不知其詳。姥曰。是汝妻自汝來後。蓬頭禮念寫經誠切。故能救汝。衍感泣請歸。姥指東南一徑曰。但尋此去。校二百里。可以後日到家也。與米二升。拜謝遂發。果二日達河陰。見事媿謝。楊媛驚問曰。何以知之。盡述根本。楊氏怪之。衍乃出經。楊媛涕泣拜禮頂戴。衍曰用何以為記。曰寫時執筆者悞羅漢字空。維上無四遂。詣護國寺禪和尚處請添。和尚年老眼昏。筆點過濃。字皆昏黑。但十日來不知其所在。驗之果如其說。衍更嗚咽拜其妻。每日焚香禮經於淨室。乃謂楊媛曰。河濱之姥不可忘也。遣使封茶及絹與之。使至。其居及人皆不見。詰於牧豎。曰比水漲無涯際。何有人鬻茶。復云。路亦並無。乃神化也。數歲相國鄭公綏為東都留守。乃召衍及楊媛往問其本末。并令將經來。與其男武職食。月給五千。因求其經。至今為鄭氏所尊奉。故岳州刺史丞相弘農公因覩其事。遂敘之。名曰楊媛徵驗(出報應記)。

李虛

唐開元十五年有勅。天下村坊佛堂小者。並拆除功德移入側近佛寺。堂大者皆令閉封。天下不信之徒並望風毀拆。雖大屋大佛亦殘

毀之。勅到豫州。新息令李虛嗜酒偃強行事違戾。方醉而州符至。仍限三日報。虛見大怒。便約胥止界內毀拆者死。於是一界並全。虛為人好殺復戾。行必違道。當時非惜佛宇也。但以忿恨故全之。全之亦不以介意。歲餘虛病數日死。時正暑月。隔十即斂。明日將殯。母與子繞棺哭之。夜久哭止。聞棺中若指爪[受-又+夕]棺聲。初疑鼠。未之悟也。斯須增甚。妻子驚走。母獨不去。命開棺。左右曰。暑月恐壞。母怒。促開之。而虛生矣。身頗瘡爛。於是浴而將養之。月餘平復。虛曰。初為兩卒拘至王前。王不見。見階前典吏乃新息吏也。亡經年矣。見虛拜問曰。長官何得來。虛曰適被錄而至。吏曰長官平生唯以殺害為心。不知罪福。今當受報。將若之何。虛聞懼。請救之。吏曰。去歲拆佛堂。長官界內獨全。此功德彌大。長官雖死亦不合此間追攝。少間王問更勿多言。但以此對。虛方憶之。頃王坐。主者引虛見王。王曰。索李明府善惡簿來。即有人持一通案。至大合抱。有二青衣童子亦隨文案。王命啟牘唱罪。階吏讀曰。專好割羊脚。吏曰合杖一百。乃割其身肉百斤。王曰可令割其肉。虛曰。去歲有勅拆佛堂毀佛像。虛界內獨存之。此功德可拆罪否。王驚曰。審有此否。吏曰無。新息吏進曰。有。福簿在天堂。可檢之。王曰。促檢殿前垣南有樓數間。吏登樓檢之。未至。有二僧來至殿前。王問師何所有。一答曰常誦金剛經。一曰常讀金剛經。王起合掌曰請法師登階。王座之後。有二高座。右金左銀。王請誦者坐金座。讀者坐銀座。坐訖開經。王合掌聽之。誦讀將畢。忽有五色雲至金座前。紫雲至銀座前。二僧乘雲飛去空中遂滅。王謂階下人曰。見二僧乎。皆生天矣。於是吏檢善簿至。唯一紙。因讀曰。去歲勅拆佛堂。新息一生獨全。合拆一生中罪。延年三十。仍生善道。言畢。罪簿軸中火出。焚燒之盡。王曰。放李明府歸。仍勅兩吏送出城南門。見夾道並高樓。大小男女羅坐樂飲笙歌。虛好絲竹見而悅之。兩吏謂曰。急過此無顧。顧當有損。虛見飲處意不能忍。行佇立觀之。店中人呼曰來。吏曰此非善處。既不相取信。可任去。虛未悟。至飲處。人皆起就座。奏絲竹。酒

至。盧酌酢畢。將飲之。乃一杯糞汁也。臭穢特甚。盧不肯飲。即有牛頭獄卒出於牀下。以叉刺之洞胸。盧遽連飲數杯乃出。吏引盧南入荒田小徑中。遙見一燈炯然。燈旁有大坑。昏黑不見底。二吏推墮之。遂蘇。李盧素性兇頑。不知罪福。而被酒違戾以全佛堂。明非己之本心也。然猶身得生天。火焚罪簿獲福若此。非為善之報乎。與夫日夜精勤孜孜為善。既持僧律常行佛言而不離生死未之有也(出紀聞)。

盧氏

唐開元中有盧氏者。寄住滑州。晝日閉坐廳事。見二黃衫人入門。盧問為誰。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。盧甚愕然。問何故相追。因求帖觀。見封上作衛縣字。遂開。文字錯謬。不復似人書。怪而詰焉。吏言。奉命相追。不知何故。俄見馬已備在堦下。不得已上馬去。顧見其屍坐在牀上。心甚惡之。倉卒之際不知是死。又見馬出不由門。皆行牆上。乃驚愕不泣。方知必死。恨不得與母妹等別。行可數十里。至一城。城甚壯麗。問此何城。吏言乃王市。即追君所司。入城後。吏欲將盧見王。經一院過。問此何院。吏曰是御史太夫人院。因問院大夫何姓名。云姓李名某。盧驚喜白吏曰。此我表兄。令吏通刺。須臾便出。相見甚喜。具言平昔。延入坐語。大夫謂曰。弟之念誦功德甚多。良由金剛經是聖教之骨髓。乃深不可思議功德者也。盧初入院中。見數十人皆是衣冠。其後大半繫在網中。或無衣或露頂。盧問此悉何人。云是陽地衣冠。網中悉緣罪重。弟若能為一說法。見之者悉得昇天。遂命取高座。令盧昇座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。網中人已有出頭者。至半之後皆出地上。或褒衣大袖或乘車御雲。誦既終。往生都盡。及入謁見。王呼為法師。致敬甚厚。王云。君大不可思議。筭又不盡。歎念誦之功。尋令向吏送之迴。既至舍。見家人披頭哭泣。尸臥地上。心甚惻然。俄有

一婢從庭前入堂。吏令隨上階及前。魂神忽已入體。因此遂活(出廣異記)。

王宏

王宏者。少以漁獵為事。唐天寶中嘗放鷹逐兔走入穴。宏隨探之。得金剛般若經一卷。自此遂不獵云(出廣異記)。

金剛般若經靈驗傳卷上

金剛般若經靈驗傳卷中

張嘉猷

廣陵張嘉猷者。唐寶應初為明州司馬。遇疾卒。載喪還家。葬於廣陵南郭門外。永泰初。其故人有勞氏者。行至郭南。坐浮圖下。忽見猷乘白馬自南來見。勞下馬相慰如平生。然不脫席帽。低頭而語。勞問。冥中有何罪福。猷云。罪福昭然。莫不隨所為而得。但我素持金剛經。今得無累。亦當別有所適。在旬月間耳。卿還為白家兄。令為轉金剛經一千遍。何故將我香爐盛諸惡物。卿家亦有兩卷經。幸為轉誦。增己之福。言訖遂訣而去。勞昏昧久之方寤云(出廣異記)。

陳昭

唐元和初。漢州孔目典陳昭。因患病。見一人著黃衣至牀前云。趙判官喚爾。昭問所因。云。至自冥間。劉闢與竇縣對事。要召為證。昭即留坐逡巡。又一人手持一物如毬胞。前吏怪其遲。答曰只緣此候屠行開。因笑謂昭曰。君勿懼。取生人氣。須得猪胞。君可面東側臥。昭依其言。不覺已隨二吏。行路甚平。可十里餘。至一城大如府城。甲士守門。及入見一人。怒容可駭。即趙判官也。語云。劉闢敗東川竇縣捕牛四十七頭送梓州。稱准劉闢判殺。闢又云。先無牒。君為孔目典。合知事實。未及對。隔壁聞竇懸呼陳昭何在。及問兄弟妻子存亡。昭即欲參見。冥吏云。竇使君形容極惡。不欲相見。吏乃具說殺牛實奉劉尚書委曲。非牒也。紙是麻。見在漢州某私房架上。即令吏領昭至漢州取之。門館扃鎖。乃於節竅中出入。委曲至。闢乃無言。趙語昭。爾自有一過。知否。竇縣所殺牛。爾取一牛頭。昭未及答。趙曰。此不同人間。不可假也。須與見一卒挈牛頭而至。昭即恐懼求救。趙令檢格。合決一百考五十日。因謂昭曰。爾有何功德。昭即自陳。曾設若干齋畫佛像。趙

云。此來生福耳。昭又言。曾於表兄家讀金剛經。趙曰可合掌請。昭如言。有頃見黃襪箱經自天而下住昭前。昭取視之。即表兄所借本也。襪有燒處尚在。又合掌。其經即滅。趙曰此足以免。便放回。令昭往一司曰生祿。按檢其脩短。吏報云。昭本名釗。是金旁刀。至其年改為昭。更得十八年。昭聞惆悵。趙笑曰。十八年大得作樂事乎。不悅乎。乃令吏送昭。至半道見一馬當路。吏云。此爾本屬。可乘此。即騎乃活。死半日矣(出西陽雜俎)。

王忠幹

唐元和三年。李同捷阻兵滄洲。景帝命李祐統齊德軍討之。初圍德州城。城堅不拔。翌日又攻之。自卯至未。傷十八九。竟不能拔。時有齊州衙內八將官健[王*兒]忠幹博野縣人。長念金剛經。積二十餘年。日數不闕。其日忠幹上飛梯。將及堞。身中箭如蝟。為柵木繫落。同火卒曳出羊馬城外。置之水濠裏岸祐。以暮夜。命抽軍。其時城上矢下如雨。同火忙。忘取忠幹尸。忠幹既死。如夢。至荒野。遇大河。欲渡無因。仰天哭。忽聞人語聲。忠幹見一人長丈餘。疑其神人。因求指營路。其人云。爾莫怕。我令爾可得渡此河。忠幹拜之。纔頭低未舉。神人把腰擲之空中。久方著地。忽如夢覺。聞賊城上交二更。初不記過水。亦不知瘡。擡手捫面。血塗眉睫。方知傷損。乃舉身強行百餘。步却倒。復見向人持刀叱曰起。忠幹驚懼。走一里餘。坐歇。方聞本軍喝號聲。遂及本營。訪同火卒。方知其身死水濠岸裡。即是夢中所過河也(出西陽雜俎)。

王侁

王侁。家於晉陽。性頑鄙。唐元和四年。其家疾疫亡者十八九。唯侁偶免。方疾。食狗肉。目遂盲。不知醫藥。唯禱鬼神。數年無報。忽有一異僧請飯。謂曰。吾師之文有金剛經。能排眾苦。報應神速。居士能受之乎。侁辭愚又無目固不可記。僧勸寫之。侁從其

言。得七卷。請其僧之數日。夢前僧持刀決其目。乃驚寤。覺有所見。久而遍明。數月如舊。偈終身轉經不替(出報應記)。

李元一

李元一。唐元和五年任饒州司馬。有女居別院。中宵忽見神人。驚悸而卒。顏色不改。其夫嚴訥。自秦來至蒼湖。恍惚見其妻行水上而。至訥驚問之。妻泣曰。某已亡矣。今鬼也。訥駭異之。曰。近此鴈浦村。有嚴夫子教眾學。彼有奇術。公往懇請哀救。某庶得復生矣。訥後果見嚴夫子。拜謁泣訴。盡啟根本。嚴初甚怒。郎君風疾。何乃見凌。訥又拜。悲泣久。乃方許曰。殺夫人者王將軍也。葬在此堂內西北柱下。可為寫金剛經。令僧轉讀於其所祠焉。小娘子必當還也。訥拜謝。疾往郡城。明日到。具白元一寫經。速令讀之七遍。女乃開目。久之能言。媿謝其夫曰。茲堂某柱下有王將軍枯骨。抱一短劍。為改葬之。劍請使留。以報公德。發之果驗。遂改瘞。留其劍。元一因寫經數百卷以施冥冥(出報應記)。

魚萬盈

魚萬盈。京兆市井粗猛之人。唐元和七年。其所居宅有大毒蛇。其家見者皆驚怖。萬盈怒。一旦持巨棒伺其出。擊殺之。烹炙以食。因得疾。臟腑痛楚。遂卒。心尚微煖。七日後蘇云。初見冥使三四人追去。行暗中十餘里。見一人獨行。其光繞身四照數尺。口念經。隨走就其光。問姓字。云我姓趙字某。常念金剛經者。汝但莫離我。使者不敢進。漸失所在。久之至其家。萬盈拜謝曰。向不遇至人。定不回矣。其人授以金剛經。念得遂還。及再生。持本重念。更無遺闕。所疾亦失。因斷酒肉不復殺害。日念經五十遍(出報應記)。

于李回

于李回。舉進士。唐元和八年下第將歸。有僧勸曰。郎君欲速及第。何不讀金剛經。遂日念數十遍。至王橋宿。因步月有一美女與言。遂被誘去十餘里至。一村舍戲笑甚喧。引入升堂。見五六人皆女郎。李回慮是精怪。乃陰念經。忽有異光自口出。群女震駭奔走。但聞腥穢之氣。蓋狐狸所宅。榛棘滿目。李回茫然不知所適。俄有白犬色逾霜雪。似導李回前行。口中有光。復照路逡巡達本所。後至數萬遍(出報應記)。

強伯達

唐強伯。達元和九年家於房州。世傳惡疾。子孫少小便。患風癩之病二百年矣。伯達纔冠便患。囑於父兄。疾必不起。慮貼後患。請送山中。父兄裹糧送之巖下。泣涕而去。絕食無幾。忽有僧過。傷之曰。汝可念金剛經內一四句偈。或脫斯苦。伯達既念。數日不絕。方晝。有虎來。伯達懼甚。但瞑目至誠念偈。虎乃遍舐其瘡。唯覺涼冷如傅上藥。了無他苦。良久自看。其瘡悉已乾合。明旦僧復至。伯達具說。僧即於山邊拾青草一握以授曰。可以洗瘡。但歸家煎此以浴。乃嗚咽拜謝。僧撫背而別。及到家。父母大驚異。因啟本末。浴訖。身體鮮白都無瘡疾。從此相傳之疾遂止。念偈終身(出報應記)。

僧惟恭

唐荊州法性寺僧惟恭。三十餘年念金剛經。日五十遍。不拘僧儀。好酒。多是非。為眾僧所惡。遇病且死。同寺有僧靈巋。其跡類惟恭。為一寺二害。因他故出。去寺一里。逢五六人甚都。衣服鮮潔各執樂器。如龜茲部。問靈巋。惟恭上人何在。靈巋即語其處所。疑寺中有供也。及晚。回入寺。聞鐘聲。惟恭已死。因說向來所見。其日合寺聞絲竹聲。竟無樂人入寺。當時名僧云。惟恭蓋承經

之力。生不動國。亦以其迹勉靈巖也。靈巖感悟。折節緇門(出西陽雜俎)。

王沔

唐元和中嚴司空綬在江陵時。岑陽鎮將王沔常持金剛經。因使歸州勘事。回至沔灘。船破。五人同溺。沔初入水。若有人授竹一竿。隨波出沒。至下牢鎮著岸不死。視手中物乃金剛經也。沔灘至於下牢鎮三百餘里(出西陽雜俎)。

張御史

張某。唐天寶中為御史判官。奉使淮南推覆。將渡淮。有黃衫人自後奔走來渡。謂有急事。特駐舟泊。至乃云附載渡淮耳。御船者欲毆擊之。兼責讓何以欲濟而輒停留。判官某云無擊。反責所由。云載一百姓渡淮亦何苦也。親以餘食哺之。其人甚愧慙。既濟。與某分路。須臾至前驛。已在門所。某意是囑請。心甚嫌之。謂曰。吾適渡汝。何為復至。可即遽去。云。已實非人。欲與判官議事。非左右所聞。因屏左右。云。奉命取君。合淮中溺死。適承一饌。固不忘已蒙厚恩。只可一日停留耳。某求還至舍。有所遺囑。鬼云。一日之外不敢違也。我雖為使。然在地下職類人間里尹方胥爾。某欲前請救。鬼云。人鬼異路。無宜相逼。恐不免耳。某遙拜。鬼云。能一日之內轉千卷續命經。當得延壽。言訖出去。至門又回請云。識續命經否。某初未了知。鬼云。即人間金剛經也。某云。今日已晚。何由轉得千卷經。鬼云但是人轉則可。某乃大呼傳舍中及他百姓等數十人同轉。至明日晚。終千遍訖。鬼又至云。判官已免。會須暫謁地府。眾人皆見黃衫吏與某相隨出門。既見王。具言千遍續命經足得延壽命。取檢云與所誦實同。因合掌云。若爾。猶當更得十載壽。便放重生。至門前。所追吏云。坐追判官遲迴。今已遇捶。乃袒示之。願乞少錢。某云。我貧士。且在逆旅。多恐不

便。鬼云唯二百千。某云若是紙錢當奉五百貫。鬼云。感君厚意。但我德素薄。何由受汝許錢二百千正可。某云今我亦鬼耳。夜還逆旅。未易辨得。鬼云。判官但心念。令妻子還。我自當得之。某遂心念甚至。鬼云已領訖。須臾復至云。夫人欲與。阿嬾不肯。又令某心念阿嬾。須臾曰得矣。某因冥然。如落深坑。因此遂活。求暇還家。具說其事。妻云是夢。夢君已死。求二百千紙錢。欲便市造。阿嬾故云夢中事何足信。其夕阿嬾又夢。因得。十年後卒也(出廣異記)。

費子玉

天寶中犍為參軍費子玉。官舍夜臥。忽見二吏至牀前召費參軍。子玉驚起問誰。吏云大王召君。子玉云。身是州吏。不屬王國。何得見召。吏云閻羅。子玉大懼。呼人韉馬。無應之者。倉卒隨吏去。至一城。城門內外各有數千人。子玉持誦金剛經。爾時恆心誦之。又切念云。若遇菩薩。當訴以屈。須臾王命引入。子玉再拜甚歡然。俄見一僧從雲中下子玉前致敬。子玉復揚言欲見地藏菩薩。王曰子玉此是也。子玉前禮拜。菩薩云何以知我耶。因謂王曰。此人一生誦金剛經。以算未盡。宜遣之去。王視子玉。忽怒問其姓名。子玉對云嘉州參軍費子玉。王曰此犍為郡。何嘉州也。汝合死正為。菩薩苦論。且釋君去。子玉再拜辭出。菩薩云。汝還勿復食肉。當得永壽。引子玉禮聖容。聖容是銅佛。頭面手悉動。菩薩禮拜。手足悉展。子玉亦禮。禮畢出門。子玉問。門外人何其多乎。菩薩云。此輩各罪福不明。已數百年為鬼。不得託生。子玉辭還舍復活。後三年食肉又死。為人引證。菩薩見之大怒云。初不令汝食肉。何故違約。子玉既重生。遂斷葷血。初子玉累取三妻。皆云被追之。亦悉來見。子玉問何得來耶。妻云君勿顧之耳。小妻云君與我不足。有恨而來。所用已錢。何不還之。子玉云錢亦易得。妻云

用我銅錢今還紙錢耶。子玉云。夫用婦錢。義無還理。妻無以應。遲迴各去也(出廣異記)。

錢方義

殿中侍御史錢方義。故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徽之子。寶曆初獨居長樂第。夜如廁。僮僕從者忽見蓬頭青衣長數尺來逼。方義初懼欲走。又以鬼神之來。走亦何益。乃強謂曰君非郭登耶。曰然。曰。與君殊路。何必相見。常聞人若見君。莫不致死。豈方義命當死而見耶。方義家居華州女兄衣佛者亦在此。一旦溘死。君手命不敢惜顧。人弟之情不足。能相容面辭乎。蓬頭者復曰。登非害人。出亦有限。人之見者。正氣不勝。自致夭橫。非登殺之。然有心曲欲以託人以死。久不敢出。惟貴人福祿無疆正氣充溢。見亦無患。故敢出相求耳。方義曰何求。對曰。登久任此職。積効當遷。但以福薄須人助。貴人能為寫金字金剛經一卷。一心表白迴付與登。即登之職遂乃小轉。必有後報。不敢虛言。方義曰諾。蓬頭者又曰。登以陰氣侵陽。貴人雖福力正強不成疾病。亦當有少不安。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。麝香塞鼻。則無苦。方義至中堂悶絕欲倒。遽服麝香等并塞鼻則無苦。父門人王直方者。居同里。久於江嶺從事。飛書求得生犀角。又服之。良久方定。明旦選經工令寫金字金剛經三卷。令早畢功。功畢飯僧迴付郭登。後月餘歸同州別墅。下馬方憩。丈人有姓裴者。家寄鄂注。別已十年。忽自門入。徑至方義階下。方義遂遽拜之。丈人曰有客且出門。遂前行。方義從之。及門失之矣。見一紫袍象笏導從緋紫夷數十人俟於門外。俛視其貌乃郭登也。斂笏前拜曰弊職當遷。只消金剛經一卷。貴人仁念特致三卷。今功德極多。超轉數等。職任崇重。爵位貴豪。無非貴人之力。雖職已驟遷。其厨仍舊。頃者當任實如鮑肆之人。今既別司。復求就食。方知前苦殆不可堪。貴人量察。更為轉金剛經七遍。即改厨矣。終身銘德。何時敢忘。方義曰諾。因問丈人安在。曰賢丈汀夏

寢疾。今夕方困神道。求人非其親導。不可自己適詣。先歸耳。又曰。廁神每月六日例當出巡。此日人逢必致災難。人見即死。見人即病。前者八座抱病六旬。蓋因登巡畢將歸瞥見半面耳。親戚之中遞宜相戒避之也。又曰。幽冥吏人薄福者眾。無所得食。率常受餓。必能食推食。泛祭一切鬼神。此心不忘。咸見斯眾暗中陳力。必救災厄。方義曰。晦明路殊。偶得相遇。每一奉見。數日不平。意欲所言。幸於夢寐轉經之請。天曙為期。唯唯而去。及明。因召行敬僧念金剛經四十九遍。及明。祝付與郭登功畢。夢曰。本請一七數。又六之。累計其切食天厨矣。貴人有難當先奉白。不爾不來贖。泛祭之請。記無忘焉(出續玄怪錄)。

巴南宰

巴南宰。韋氏。常念金剛經。唐光化中至泥溪。遇一女人著緋衣挈二子偕行。同登山嶺。行人相駐叫噪。見是赤狸大蟲三子母也。逡巡與韋分路而去。韋終不覺。是持經之力也(出述異記)。

元初

唐元初。九江人。販薪於市。年七十。常持金剛經。晚歸江北。中流風浪大起。同涉者俱沒。唯初浮於水上。即漂南岸。群舟泊者悉是大初。見初背上光高數尺。意其貴人。既得活。爭以衣服遺之。及更召以與飯語。漸熟乃知村叟。因詰光所自。云某讀金剛經五十年矣。在背者經也。前後厄難無不獲免。知是經之力也(出報應記)。

宋義倫

唐宋義倫。麟德中為虢王府典籤。暴卒三日方蘇云。被追見玉。王曰。君曾殺狗兔鴿。今被論。君筭合盡。然適見君師主云。君持金剛經。不惟減罪。更合延年。我今放君。君能不喫酒肉持念尊經否。義倫拜謝曰能。又見殿內牀上有一僧。年可五六十。披衲。義

倫即拜禮。僧曰。吾是汝師。故相救。可依王語。義倫曰諾。王令隨使者往看地獄。初入一處。見大鑊行列。其下燃火。鑊中煮人。痛苦之聲莫不酸惻。更入一處。鐵牀甚闊。人臥其上。燒炙焦黑。形容不辨。西顧有三人枯黑佇立。頗似婦人。向義倫叩頭云。不得食喫已數百年。倫答曰我亦自無。何可與汝。更入一獄。向使者云。時熱。恐家人見斂。遂去。西南行數十步後呼云。無文書恐門司不放出。遂得朱書三行字。並不識。門司果問。看了放出。乃蘇(出報應記)。

楊復恭弟

唐內臣姓楊。忘其名。復恭之弟也。陷秦宗權·鹿晏洪·劉巨容賊內二十餘年。但讀金剛經。雖在城中未嘗廢。會宗權男為襄陽節度使。楊為監軍使。楊因人心危懼。遂誘麾下將趙德言攻殺宗權男發表。舉德言為節度使。由是軍府稍定。民復舊業矣。楊於課誦之切益加精勵。嘗就牙門外柳樹下焚香課誦之次。歛有金字金剛經一卷自空中飛下。楊拜捧而立。震駭心目。得非信受精虔獲此善報也。故陷於賊黨二十年間終能梟巨盜。立殊勳。克保福祿者。蓋佛之冥祐也(出報應記)。

董進朝

董進朝。唐元和中入軍。時宿直城東樓上。一夕月明。忽見四人著黃從東來聚。立城下說己姓名。狀若追捕。因相語曰。董進朝常持金剛經。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。我輩蒙惠。如何殺之。須枉命相待。若此人他去。我等無所賴矣。其一人云。董進朝對門有一人。同年同姓。壽限相埒。可以代矣。因忽不見。進朝驚異之。及明。聞對門哭聲。問其故。死者父母云。子昨宵暴卒。進朝感泣說之。因為殯葬。供養其母。後出家。法名慧通。(出報應記)。

康仲戚

康仲戚。唐元和十一年往海東。數歲不歸。其母唯一子。日久憶念。有僧乞食。母具語之。僧曰。但持金剛經。兒疾回矣。母不識字。令寫得經。乃鑿屋柱以陷之。加漆其上。晨暮敬禮。一夕雷霆大震。拔此柱去。月餘兒果還。以錦囊盛巨木以至家。人拜跪母。母問之。仲戚曰。海中遇風。舟破墜水。忽有雷震。投此木於波上。某因就浮之。得至岸。某命是其所與。敢不尊敬。母驚曰。必吾藏經之柱。即破柱得經。母子常同誦念(出報應記)。

吳可久

吳可久。越人。唐元和十五年居長安。奉摩尼教。妻王氏亦從之。歲餘妻暴亡。經三載。見夢其夫曰。某坐邪見為蛇。在皇字陂浮圖下。明旦當死。願為請僧就彼轉金剛經。冀免他苦。夢中不信叱之。妻怒唾其面。驚覺面腫痛不可忍。妻復夢於夫之兄曰。園中取龍舌草搗傅立愈。兄寤。走取授其弟。尋愈。詰旦兄弟同往請僧轉金剛經。俄有大蛇從塔中出。舉首徧視經。終而斃。可久歸佛。常持此經(出報應記)。

僧法正

唐江陵開元寺般若院僧法正。日持金剛經三七遍。長慶初得病卒。至冥司。見若王者。問師生平作何功德。答曰常念金剛經。乃揖上殿。登綉座念經七遍。侍衛悉合掌階下。考掠論對皆停息而聽。念畢。遣一吏引還。王下階送曰。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。勿廢讀誦。因隨吏行數十里。至一大坑。吏因臨坑。自後推之。若隕空焉。死已七日。惟面不冷。荊州僧常靖親見其事(出西陽雜俎)。

沙彌道蔭

唐石首縣有沙彌道蔭。常念金剛經。長慶初因他出夜歸。中路忽遇虎吼擲而前。沙彌知不免。乃閉目坐。默念金剛經。心期救護。虎遂伏草守之。及曙。村中人來往。虎乃去。視其蹲處。涎流於地(出西陽雜俎)。

何老

何老。鄂州人。常為商。專誦金剛經。唐長慶中因傭人負貨夜憩於山路。忽困寐。為傭者頸其首投於澗中。取貨而趨市方鬻。見何老來。惶駭甚。何曰。我得誦經之力。誓不言於人。遂相與為僧(出報應記)。

勾龍義

勾龍義。閬州里人。唐長慶中於鄆縣傭力自給。嘗以邑人有疾往省之。見寫金剛經。龍義無故毀棄而止絕之。歸即喑啞。醫不能愈。頑嚚無識亦竟不悔。僅五六年忽聞隣人有念是經者。惕然自責曰。我前謗真經得此啞病。今若悔謝終身敬奉。却能言否。自後每聞念經即倚壁專心而聽之。月餘。疑如念得。數日偶行入寺。逢一老僧禮之。僧問何事。遂指口中啞。僧遂以刀割舌下。便能語。因與念經。正如鄰人之聲。久而訪僧。都不復見。壁畫須菩提像。終身禮拜(出報應記)。

趙安

趙安。成都人。唐大和四年常持金剛經日十遍。會蠻寇退歸。安於道中見軍器輒收置於家。為仇者所告。吏捕至門。涕泣禮經而去。為獄吏所掠。遂自誣服罪。將科斷。到節帥廳。枷杻自解。乃詰之。安曰。某不為盜。皆得之巷陌。每讀金剛經。恐是其力。節帥叱之不信。及過次。忽於安名下書一放字後即云。餘並准法。竟不知何意也。及還。洗浴禮經。開匣視之。其經揉裂折軸。若壯夫之

拉也。妻曰。某忽聞匣中有。聲如有斫扑。乃安被考訊之時無差失也(出報應記)。

寗勉

寗勉者。雲中人。年少有勇氣。善騎射。能以力格猛獸。不用兵仗。北都守健其勇。署為衙將。後以兵四千軍於飛狐城。時薊門帥驕悍。棄天子法。反書聞闕下。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。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。鉦鼓震地。飛狐人洵然不自安。謂寗勉曰。薊兵豪健不可敵。今且至矣。其勢甚急。願空其邑以遁去。不然旦暮拔吾城。吾不忍父子兄弟盡血賊刃下。悔寧可及。雖天子神武。安能雪吾冤乎。幸熟計之。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薊師之鋒。將聽邑人語。慮得罪於天子。欲堅壁自守。又慮一邑之人悉屠於賊手。憂既甚而策未決。忽有諜者告曰。賊盡潰矣。有棄甲在城下。願取之。勉即登城垣望。時月明。朗見賊兵馳走。顛躓者不可數。若有大兵擊其後。勉大喜。開邑門縱兵逐之。生擒數十人。得遺甲甚多。先是勉好浮圖氏。常閱佛書金剛經。既敗薊師。擒其虜以訊焉。虜曰。向夕望見城上有巨人數四。長二丈餘。雄俊可惧。怒目呿吻。袒裼執劍。薊人見之慘然汗慄即走避。又安有鬪心乎。勉悟巨人乃金剛也。益自奇之。勉官御史中丞。後為清塞副使(出宣室志)。

倪勤

倪勤。梓州人。唐大和五年以武略稱。因典涪州興教倉。素持金剛經。倉有廳事面江。甚為勝槩。乃設佛像而讀經其中。六月九日江水大漲。惟不至此廳下。勤讀誦益勵。洎水退周祖。數里室屋盡溺。唯此廳略不沾漬。倉亦無傷。人皆禮敬(出報應記)。

高涉

唐大和七年冬。給事中李石為太原行軍司馬孔目。高涉因宿使院。鑿鑿鼓起時。詣鄰房。忽遇一人長六尺餘。呼曰。行軍喚爾。涉遂行。行稍遲。其人自後拓之。不覺向北約行數十里。至野外。漸入一谷底。後上一山至頂。四望邑屋盡在眼下。至一曹司所。追者呼云。追高涉到。其中人多朱綠。當按者似崔行信郎中。判云付司對。復至一處。數百人露坐。與豬羊雜處。領至一人前。乃涉妹壻杜則也。逆謂涉曰。君初得書手時。作新人局。遣某買羊四口記得否。今被相責。意甚苦毒。涉遽云。爾時祇使市肉。非羊也。則遂無言。因見羊人立嚙。則逡巡被領他去。倏忽又見一處露架方梁。梁上釘大鍊環。有數百人皆持刀。以繩繫人頭牽入環中剝剔之。涉惧走出。但念金剛經。倏忽逢舊相識楊演云。李說尚書時杖殺賊李英道。為劫賊事。已於諸處受生三十年。今却訴前事。君嘗記得否。涉辭已年幼不省。又遇舊典段怡。先與涉為義兄弟。逢涉云。弟先念金剛經。莫廢忘否。向來所見未是極苦處。勉樹善業。今得還亦經之力。因送至家。如夢。死已經宿。向拓處數日青腫(出西陽雜俎)。

張政

張政。邛州人。唐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。初見四人來捉。行半日。至大江。甚[澗-日+活]度。深三尺許。細看盡是膿血。便小聲念金剛經。使者色變。入城見胡僧。長八尺餘。罵使者曰。何不依帖。亂捉平人。盡皆驚拜。及領見王。僧與對坐曰。張政是某本宗弟子。被妄領來。王曰。待略勘問。王色怒。王判放去。見使者四人皆著大枷僧。自領政出城。不見所渡之水。僧曰吾是汝所宗和尚。汝識我否。我是須菩提。乃知是持經之力。再三拜禮。僧曰弟子合眼。僧以杖一擊。不覺失聲乃活。死已三日。唯心上煖(出報應記)。

皇甫恂

皇甫恂。字君和。開元中授華州參軍。暴亡。其魂神若在長衢。路中交道多槐樹。見數吏擁篲。恂問之。答曰五道將軍常於此息馬。恂方悟死耳。嗟歎而行。忽有黃衣吏數人執符言。天曹追。遂驅迫至一處。門闕甚崇。似上東門。又有一門。似尚書省門。門衛極眾。方引入一吏曰。公有官。須別通。且伺務隙耳。恂拱立候之。須臾見街中人驚矍辟易。俄見東來數百騎。戈矛前驅。恂匿身牆門以窺。漸近見一老姥擁大蓋。策四馬。從騎甚眾。恂細見之。乃其親叔母薛氏也。恂遂趨出拜伏。自言姓名。姥駐馬問恂是何人。都不省記。恂即稱小名。姥乃喜曰汝安得來此。恂以實對。姥曰子姪中惟爾福最隆。來當誤耳。且吾近充職務苦驅馳。汝就府相見也。言畢遂過逡巡判官務隙命入見。一衣冠昂然。與之承迎。恂哀祈之。謂恂曰。足下陽中有功德否。恂對曰有之。俛而笑曰此非妄語之所。顧左右曰喚闍(古瓦反)割家來。恂甚惶懼。忽聞疾報聲。王有使者來。判官遽趨出拜受命。恂窺之。見一闍人傳命畢方去。判官拜送門外。却入謂恂。向來大使有命。言足下未合來。所司誤耳。足下自見大使便可歸也。數吏引去。西行三四里。至一府郡。旌旗擁門。恂被命入。仰視乃見叔母據大殿。命上令坐。恂俯伏而坐。羽衛森然。旁有一僧趺寶座。二童子侍側。恂亦理揖。叔母方敘平生委曲親族。誨恂以仁義之道。陳報應之事。乃曰兒豈不聞地獄乎。此則其所也。須一觀之。叔母顧白僧。願導引此兒。僧遂整衣而命恂從我。恂隨後。行北一二里。遙望黑風自上屬下。烟漲不見其際。中有黑城。飛焰赫然。漸近其城。其黑氣即自去和尚丈餘而開。至城門即自啟。其始入也。見左右罪人初剝皮吮血。砍刺糜碎。其叫呼怨痛宛轉其間。莫究其數。楚毒之聲動地。恂震怖不安求還。又北望一門。熾然炎火。和尚指曰此無間門也。言訖欲歸。忽聞火中一人呼恂。恂視之。見一僧坐鐵牀。頭上有鐵釘釘其腦。流血至地。細視之是恂門徒僧胡辨也。驚問之。僧曰生平與人及公

飲酒食肉。今日之事自悔何階。君今隨和尚必當多福。幸垂救。曰何以奉救。僧曰寫金光明經一部及於都市為造石幢。某方得作畜生耳。恂悲而諾之。遂迴至殿。具言悉見。叔母曰。努力為善。自不至是。又曰。兒要知官爵否。恂曰願知之。俄有黃衣抱案來敕于廡下。發視之。見京官至多。又一節言。大府卿貶綿州刺史。其後掩之。吏曰不合知矣。遂令二人送恂歸。再拜而出。出門後問二吏姓氏。一姓焦一姓王。相與西行十餘里。有一羊三足。截路吼瞰。罵恂曰。我待爾久矣。何為割我一脚。恂實不省。且問之。羊曰。君某年日向某縣縣尉廳上誇能割羊脚。其時無羊。少府打屠伯。屠伯活割我一脚將去。我自此而斃。吾由爾而夭。恂方省之。乃卑詞以謝。託以屠者自明。焦王二吏亦同解紛。羊當路立。恂不得去。乃謝曰。與爾造功德可乎。羊曰速為我寫金剛經。許之。羊遂喜而去。二吏又曰。幸得奉送。亦須得同。幸惠各乞一卷。竝許之。更行里餘。二吏曰。某只合送至此。郎君自尋此逕。更一二里。有一賣漿店。店旁斜路百步已下則到家矣。遂別去。恂獨行苦困渴。果至一店。店有水甕。不見人。恂竊取漿飲。忽有一老翁大叫。怒持刀以趨罵云。盜飲我漿。恂大懼却走。翁甚疾來。恂反顧。忽陷坑中。恍然遂活。而殮棺中死已五六日。既而妻覺有變。發視之。綿綿有氣。久而能言。令急寫三卷金剛經。其夜忽聞敲門聲。時有風欻欻然空中朗言曰。焦某王某蒙君功德。今得生天矣。舉家聞之。更月餘。胡辨師自京來。恂異之而不復與飲。其僧甚恨。恂於靜處略為說冥中見師如此。師輒不為之信。既而去。至信州。忽患頂瘡。宿昔潰爛困篤。僧曰恂言其神乎。數日而卒。恂因為市中造石幢。幢工始畢。其日市中豕生六子。五色白。自詣幢環遶數日疲困而卒。今幢見存焉。恂後果為大府卿。貶綿州刺史而卒(出通幽記)。

蔡州行者

唐宋汶牧黃州日。秦宗權阻命作亂。將欲大掠四境。蔡州有念金剛經行者。郡人咸敬之。宗權差為細作。令入黃州探事。行者至黃州。未逾旬為人告敗。宋汶大怒。令於軍門集眾決殺。忽報有加官使到。將校等上言。方聞喜慶。不欲遽行殺戮。由是但令禁錮逾月。使臣不到。又命行刑。出陞牢次。報使入境。復且停止。使已發引出就刑。值大將入衙見之。遽白於宋曰。黃州士馬精強。城壘嚴峻。何惧姦賊窺覘。細作本非惡黨。受制於人。將軍曲貸性命。足示寬恕。汶然之。命髡髮負鉗緣化財物造開元新寺。寺宇將就之。一夜夢八金剛告曰。負鉗僧苦行如此。締構既終。盍釋其鉗。以旌善類。汶覺大異之。遂令釋鉗。待以殊體。自後一州悉呼為金剛和尚(出報應記)。

販海客

唐有一富商恒誦金剛經。每以經卷自隨。嘗賈販外國。夕宿於海島。眾商利其財。共殺之。盛以大籠。加巨石。并經沉於海。平明眾商舡發。而夜來所治之島乃是僧院。其院僧每夕則聞人念金剛經聲。深在海底。僧大異之。因命善泅者沉於水訪之。見一老人在籠中讀經。乃牽挽而上。僧問其故。云被殺沉於海。不知是籠中。忽覺身處宮殿。常有人送飲食。安樂自在也。眾僧聞之。悉普加讚歎。蓋金剛經之靈驗。遂投僧削髮出家於島院(出報應記)。

曹州濟陰縣精舍

唐曹州濟陰縣西二十里。村中有精舍。至龍朔二年冬十月。野火暴起。非常熾盛。及至精舍。踰越而過焉。比僧房草舍焚燼總盡。唯金剛般若經一卷儼然如舊。曹州參軍說之(出冥報拾遺)。

李思一

唐隴西李思一。今居相州之滏陽縣。貞觀二十年正月已死。經日而蘇。語在冥報記。至永徽三年五月又死。經一宿而蘇。說云。以年命未盡。蒙王放復歸。於王前見相州滏陽縣法觀寺僧辨珪。又見會福寺僧弘亮及慧寶三人並在王前辨答。見冥官云。慧寶死期未至。宜修功德。辨珪·弘亮今歲必死。辨珪等是年果相繼卒。後寺僧令一巫者就弘亮等舊房。召二僧問之。辨珪曰。我為破齋。今受大苦。兼語諸弟子等曰。為我作齋。救拔苦難。弟子輩即為營齋。巫者又云。辨珪已得免罪。弘亮云。我為破齋。兼妄持人長短。念被拔舌痛苦。不能多言。相州智力寺僧慧永等說之(出冥報拾遺)。

李觀

唐隴西李觀。顯慶中寓止滎陽丁父憂。乃刺血寫金剛般若心經·隨願往生經各一卷。自後院中恒有異香。非常馥烈。鄰側亦常聞之。無不稱歎。中山即徐令過鄭州。見彼親友。具陳其事(出太平廣記)。

陳文達

唐陳文達。梓州郪縣人。常持金剛經。願與亡父母念八萬四千卷。多有祥瑞。為人轉經患難皆免。銅山縣人陳約。曾為冥司所追。見地下築臺。問之。云此是般若臺。待陳文達。其為冥司所敬如此(出太平廣記)。

高紙

高紙。隋僕射穎之孫也。唐龍朔二年出長安順義門。忽逢二人乘馬曰王喚。紙不肯從去。亦不知其鬼使。策馬避之。又被驅擁。紙有兄是化度寺僧。欲住寺內。至寺門。鬼遮不令入。紙乃毆鬼一拳。鬼怒即拽落馬曰此漢大兇羆。身遂在地。因便昏絕。寺僧即令舁入兄院。明旦乃蘇云。初隨二使見王。王曰汝未合來。汝曾毀謗佛法。且令生受其罪。令左右拔其舌。以犁耕之。都無所傷。王問水

吏曰彼有何福德如此。曰曾念金剛經。王稱善。即令放還。因與客語言次。忽悶倒如吞物狀。咽下有白脉一道流入腹中。如此三度。人問之。曰少年盜食寺家果子。冥司罰令吞鐵丸。後仕為翊衛。專以念經為事(出報應記)。

竇德玄

竇德玄。麟德中為卿。奉使楊州。渡淮。船已離岸數十步。見岸上有一人形容憔悴。擎一小襍坐於地。德玄曰。日將暮。更無船渡。即令載之中流。覺其有飢色。又與飯乃濟。及德玄上馬去。其人即隨行已數里。德玄怪之。乃問曰。今欲何去。答曰。某非人。乃鬼使也。今往楊州追竇大使。曰大使何名。云名德玄。德玄驚懼。下馬拜曰。某即其人也。涕泗請計。鬼曰。甚媿公容載復又賜食。且放公。急念金剛經一千遍。當來相報。至月餘。經數足。其鬼果來云。經已足。保無他慮。然亦終須相隨見王。德玄於是就枕而絕。一宿乃蘇云。初隨使者入一宮城。使者曰。公且住。我當先白王。使者乃入於屏障後。聞王遙語曰。爾與他作計。漏洩吾事。遂受杖三十。使者却出。袒以示公曰。喫杖了也。德玄再三媿謝。遂引入見。一著紫衣人下階相揖云。公大有功德。尚未合來。請公還出。墮坑中於是得活。其使者續至云。飢未食。及乞錢財。並與之。問其將來官爵。曰熟記取。從此改殿中監次大司憲。次太子中允。次司元太常伯。次左相。年至六十四。言訖辭去曰。更不復得來矣。後皆如其言(出報應記)。

金剛般若經靈驗傳卷中

金剛般若經靈驗傳卷下

李岡

唐兵部尚書李岡。得疾暴卒。唯心上煖。三日復蘇云。見一人引見大將軍。蒙令坐。索案看云。錯追公。有頃獄卒擎一盤來。中置鐵丸數枚。復舁一鐺放庭中。鐺下自然火出。鐺中銅汁湧沸。煮鐵丸赤如火。獄卒進盤。將軍以讓岡。岡懼云飽。將軍吞之。既入口。舉身洞然。又飲銅汁。身遂火起。俛仰之際吞並盡。良久復如故。岡乃前問之。答云地下更無他饌。唯有此物。即吸食之。若或不滄。須臾即為猛火所焚。苦甚與此。唯與寫佛經十部。轉金剛經千卷。公亦不來。吾又離此。岡既復生。一依所約。深加敬異(出報應記)。

智藏

梁智藏。吳郡人。住鍾山開善寺。遇相者謂曰。法師聰明蓋世。惜命不長。止三十一耳。時年二十有九。於是罷講。探經藏得金剛經。竭誠誦讀禮佛懺悔。晝夜不輟。至期忽聞空中聲曰。汝壽本盡。以般若功德力得倍壽矣。後見前相者。驚異莫測。藏陳其故。始知經力不可思議(出緇門崇行錄)。

李丘一

唐李丘一。好鷹狗畋獵。萬歲通天元年任揚州高郵丞。忽一旦暴死。見兩人來追。一人自云姓段。時同被追者百餘人。男皆著枷。女即反縛。丘一被鎖前驅。行可十餘里。見大槐樹數十。下有馬槽。段云。五道大神每巡察人間罪福於此歇馬。丘一方知身死。至王門。段指一胥云。此人姓焦名策。是公本頭。遂被領見。王曰。汝安忍無親。好殺他命以為己樂。須臾即見所殺獸禽皆為人語云。乞早處分。焦策進云。丘一未合死。王曰曾作何功德。云唯曾造金

剛經一卷。王即合掌云。冥間號金剛經最上功德。君能書寫其福不小。即令焦策領向經藏令驗。至一寶殿。眾經充滿。丘一試抽一卷。果是所造之經。既迴見王。知造有實。乃召所殺生類。令懇陳謝。許造功德。丘一依王命。願寫金剛經一百卷。眾歡喜盡散。王曰放去。焦策領出城門云。盡力如此。豈不相報。丘一許錢三百千。不受。與造經二十部。至一坑。策推之。遂活。身在棺中。唯聞哭聲。已三日矣。驚呼人至。破棺乃起。旬日寫經二十卷了。焦策來謝。致辭而去。尋百卷亦畢。揚州刺史奏其事。勅加丘一五品。仍充喜州招討使(出報應記)。

于昶

唐于昶。天后朝任并州錄事參軍。每至一更後即喘息流汗。二更後愈。妻柳氏將召醫工昶密曰。自無他苦。但晝決曹務。夜判冥司事。力不任耳。每知有災咎。即陰為之備。都不形言。凡六年。後丁母難。持金剛經。更不復為冥吏。因極言此功德力。令子孫佩轉。後為慶州司馬。年八十四將終。忽聞異香。非代所有。謂左右曰。有聖人迎我往西方。言訖而沒(出報應記)。

裴宣禮

唐裴宣禮。天后朝為地官侍郎。常持金剛經。坐事被繫。宣禮憂迫。唯至心念經。枷鎖一旦自脫。推官親訪之。遂得雪免。御史任植同禁。亦念經獲免(出報應記)。

吳思玄

唐吳思玄。天后朝為大學博士。信釋氏。持金剛經日兩遍。多有靈應。後稍怠。日夜一遍。思玄在京病。有巫褚細兒言事如神。星下祈禱。思玄往就見。細見驚曰。公有何也。鬼見皆走。思玄私負知是經。乃倍加精勵日念五遍。兄疾。醫無效。思玄至心念經。三日

而愈。思玄曾於渭橋見一老人。年八十餘。著羸縗服。問之曰。為所生母也。思玄怪之。答曰。母年四十三時。有異僧教云。汝欲長壽否。但念金剛經。母即發心口念兩遍。本一百七十。及鄰母誦過百歲。今遵母業已九十矣(出報應記)。

薛少殷

河東薛少殷。舉進士。忽一日暴卒於長安崇義里。有一吏持牒云。大使追引。入府門。既人見。官府即鮮于叔明也。少殷欲有所訴。叔明曰。寒食將至。何為鏤雞子食也。東面有一僧。手持寶塔扇雙開。少殷已在其中。叔明曰。日某方欲上事和尚。何為救此人。乃迫而出。令引少殷見判官。及出門之西院。闔者入白。逡巡聞命素服乃入。所見乃亡兄也。敘泣良久曰。吾以汝未成名。欲薦汝於此。分主公事。故假追來。非他也。少殷時新婚。懇不願住。兄曰。吾同院有王判官。職居西曹。汝既來此。可以一謁而去。乃命少殷於西院見之。接待甚厚。俄聞備饌。海陸畢備。未食。王判官忽起顧見。向者持塔僧曰。不可食。食之則無由歸矣。少殷曰飢甚奈何。僧曰唯蜜煎姜可食。乃取食之。而王判官竟不至。僧曰可去矣。少殷復出。詣兄泣且請去。兄知不可留。乃入白官府。許之。少殷曰。既得歸人間。願知當為何官。兄曰此甚難言。亦何用知之。懇請乃召一吏取籍尋閱。不令見之。曰汝後年方成名。初甚當極西得之。次歷畿赤簿尉。又一官極南。此外吾不得知。臨別。兄曰。吾舊使祇承人李俊。令隨汝去。有危急即可念之。既去。每遇危際皆見其僧前引。少殷曰。弟子素不相識。和尚何乃見護如此。僧曰。吾為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。雅醒具述其事。後年春果及第。未幾授秘書省正字。充和蕃判官。及迴改同官主簿。秩滿遇趙昌為安南節度。少殷與之有舊。求為從事。欲厭及南之官。昌許之曰。乘遞之鎮未暇有表。至江陵。當以表請。及表至。少殷尋以丁母憂。服除。選授萬年縣尉。時青淄卒吏與駙馬家僮鬪死。京兆府不

時奏德宗赫怒。時少殷主戒唐。一日乃貶高州雷澤縣尉。十餘年備歷艱苦。而李俊常有所護。及順宗嗣位。有詔收錄貶官。少殷移至瑋陽。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。與一從人言。即李俊也。云某月日已足。拜別而去。少殷曰。吾兄言官止於此。李俊復去。將不久矣。李定驚慘其事。因問。具以告之。數日而卒(出前定錄)。

盧弁

盧弁者。其伯任湖城令。弁自東都就省。夜宿第二谷。夢中見二黃衣吏來追。行至一所。有城壁。入城之後。欲過判官。屬有使至。判官出迎。吏領住一舍下。其屋上有蓋。下無梁柱。下有大磨十枚。磨邊有婦女數百。磨恒自轉。牛頭卒十餘。以大箕抄婦人置磨孔中。隨磨而出。骨肉粉粹。苦痛之聲所不忍聞。弁於眾中見其伯母。即湖城之妻也。相見悲喜。各問其來由。弁曰此等受罪云何。曰坐妬忌以至於此。弁曰為之奈何。伯母曰汝素持金剛經。試為我誦。或當滅罪。弁因持經。磨遂不轉。受罪者小息。牛頭卒持叉來弁所。怒曰何物郎君來此誦經度人作事。弁對曰。伯母在此。卒云。若惜伯母。可與俱去。弁遂將伯母奔走出城。各歸就活。初弁唯一小奴同行。死已半日。其奴方欲還報。會弁已蘇。後數日。至湖城。入門遇伯設齋。家人見弁驚喜還報。伯母迎執其手曰。不遇汝。當入磨中。今得重生。汝之力也(出廣異記)。

鉗耳含光

竺山縣丞鉗耳含光者。其妻陸氏。死經半歲。含光秩滿從家居竺山寺。有大墩。暇日登望。忽於墩側見陸氏。相見悲喜。問其死事。便爾北望。見一大城。云所居在此。邀含光同去。入城。城中屋宇壯麗。與人間不殊。傍有一院。院內西行有房數十間。陸氏處第三房。夫婦之情不異平素。衣玩服具亦爾。久之日暮。謂含光曰。地府嚴切。君宜且還。後日可領兒子等來。欲有所囑。明日不煩來

也。及翌日。含光又往。陸氏見之。驚愕曰。戒卿勿來。何得復至。頃之有緋衣吏。侍從數十人來入院。陸氏令含光入牀下。垂氈至地以障之。戒使勿視。恐主客有犯。俄聞外呼陸四娘。陸氏走出。含光初甚怖懼。後稍竊視。院中都有二十八婦人緋衣。各令解髻。兩兩結投釜中。冤楚之聲聞乎數里。火滅乃去。陸氏徑走入房。含光見入。接手牀上。良久悶絕。既寤。含光問平生齋菜誦經念佛。何以更受此苦。答云昔欲終時有僧見詣令寫金光明經。當時許之。病亟草草遂忘遺囑。坐是受妄語報。罹此酷罰。所欲見兒子者正為造金光明經。今君已見。無煩兒子也。含光還家。乃具向諸子說其事。悲泣終夕。及明。往視已不復見。但荒草耳。遂貨家產得五百千。刺史已下各有資助滿二千貫文。乃令長子載往五臺寫經。至山中遍歷諸臺。未有定居。尋而又上臺山路之半。遇一老僧謂之曰。寫經救母。何爾遲迴。留錢於臺。宜速還寫金剛經也。言訖不見。其子知是文殊菩薩。留錢而還。乃至舍寫經畢。上墩又見地獄。因爾直入。遇閉門。乃扣之。門內問是誰。鉗耳贊府即云是我。久之有婦人出曰。貴閣令相謝寫經之力已得託生人間。千萬珍重。含光乃問夫人何故居此。答云。罪狀頗同。故復在此爾(出廣異記)。

王陀

唐王陀。為陰陽府果毅。因病遂斷葷肉。發心誦金剛經。日五遍。後染瘴疾。見群鬼來。陀即急念經。鬼聞便退。遙曰。王令追汝。且止誦經。陀即為歇。鬼悉向前。陀乃昏迷欲絕。須臾又見一鬼來云。念經人。王令權放六月。既寤。遂一心持誦。晝夜不息。六月雖過。鬼亦不來。夜聞空中有聲呼曰。汝以持經功德。當壽九十矣。竟如其言(出報應記)。

王令望

唐王令望。少持金剛經。還邛州。臨溪路極險阻。忽遇猛獸。振怖非常。急念真經。猛獸熟視。曳尾而去。流涎滿地。曾任安州判司。過楊子江。夜風暴起。租船數百艘相接盡沒。唯令望船獨全。後終亳州譙令(出報應記)。

何滂

唐何滂。天授初任懷州武德令。常持金剛經。至河陽水漲橋倒。日已夕。人爭上船。岸遠未達。欲沒。滂懼。且急念經。須臾近岸。遇懸蘆。攀緣得出。餘溺死八十餘人(出報應記)。

張玄素

唐張玄素。洛陽人。少持金剛經。天授初任黃梅宰。家有厄難。應念而消。年七十遭疾。忽有華蓋垂空。遂澡浴與家人訣別。奄然而卒(出報應記)。

田氏

易州參軍田氏。性好畋獵。恒養鷹犬為事。唐天寶初易州放鷹於叢林棘上。見一卷書。取視之。乃金剛經也。自爾發心持誦。數年已誦二千餘遍。然畋獵亦不輟。後遇疾暴卒數日。被追至地府。見諸鳥獸周迴數畝。從已徵命。頃之隨到。見王問罪何多也。田無以對。王令所由領往推問。其徒十人至吏局。吏令啟口。以一丸藥擲口中。便成烈火遍身。須臾灰滅。俄復成人。如是六七輩。至田氏。累三丸而不見火狀。吏乃怪之。復引見王。具以實白。王問在生作何福業。田氏云。初以畋獵為事。王重問。云。在生之時。於易州棘上得金剛經。持誦已二千餘遍。王云。正此滅一切罪。命左右檢田氏福簿。還白如言。王自令田氏誦經。纔三紙。迴視庭中。禽獸並不復見。誦畢。王稱美之云。誦二千遍。延十五年壽。遂得放還(出廣異記)。

李惟燕

建德縣令李惟燕。少持金剛經。唐天寶末。惟燕為餘姚郡參軍。秩滿北歸。過五丈店。屬上虞江埭塘破水竭。時中夜晦暝。四迴無人。此路舊多劫盜。惟燕舟中有吳綾數百疋。懼為賊所取。因持一劔至船前誦經。三更後見堤上兩炬火自遠而至。惟燕疑是村人衛己。火去船百步便却復迴。心頗異之。愈益厲聲誦經。亦竊自思云。火之所為。得非金剛經力乎。時塘水竭而塘外水滿。惟燕便心念塘破當得水助。半夕之後忽聞船頭有流水聲。驚云塘闊數丈何由得破。久之稍覺船浮。及明河水已滿。對船所一孔大數尺。乃知誦金剛經之助云。惟燕弟惟玉。見任處州別駕。見其兄誦經有功。因效之。後泛舟出峽。水急櫓折。船將欲敗。乃力念經。忽見一櫓隨流而下。遂獲濟。其族人亦常誦金剛經。遇安祿山之亂。伏於荒草。賊將至。思得一鞋以走。俄有物落其背。驚視乃新鞋也(出廣異記)。

孫明

唐孫明者。鄭州陽武人也。世貧賤。為盧氏莊客。善持金剛經。日誦二十遍。經二十年。自初持經便絕葷血。後正念誦次。忽見二吏來追。明意將是縣吏。便縣去。行可五六里。至一府門。門人云。王已出巡。吏因閉於明空室中。其室從廣五六十間。蓋若蔭雲。經七日。王方至。吏引明入府。王問汝有何福。答云持金剛經已二十年。王言此大福也。顧謂左右曰。昨得祇洹家牒。論明念誦勤懇。請延二十載。乃知修道不可思議。所延二十載以償功也。令吏送還舍。其家殯明已畢。神雖復體。家人不知之也。會獵者從殯宮過。聞號呼之聲。報其家人。因爾得活矣。天寶末。明活已六七年。甚無恙也(出廣異記)。

三刀師(感應傳中已雖載之。詳略不同。故再揭之)

唐三刀師者。俗姓張。名伯英。乾元中為壽州健兒。性至孝。以其父在潁州。乃盜官馬往以迎省。至淮陰。為守邊者所得。刺史崔昭令出城腰斬。時屠劊號能行刀再斬。初不傷損。乃換利刀罄力砍。不損如故。劊者驚曰。我用力砍至其身。則手懦。不知何也。遽白之。昭問所以。答曰。昔年十五曾絕葷血誦金剛經十餘年。自胡亂以來。身在軍中。不復念誦。昨因被不測罪。唯志心念經爾。昭歎息舍之。遂削髮出家。著大鐵鈴乞食。修千人齋供。一日便辨。時人呼為三刀師。謂是起敬菩薩(出廣異記)。

宋參軍

唐坊州宋參軍。少持金剛經。及之官。權於司士宅住。舊知宅凶。每夕恒誦經。忽見婦人立於戶外良久。宋問汝非鬼耶。曰然。又問。幽明理殊。當不宜見。得非有枉屈之事乎。婦人便悲泣曰。然。言身是前司士之婦。司士奉使。其弟見逼。拒而不從。因此被殺。以氈裹屍投於堂西北角圜廁中。不勝穢積。人來多欲陳訴。俗人怯懦。見形必懼。所以幽憤不達凶惡。驟聞執事以持念為功。當亦大庇含識。眷言枉穢。豈不憫之。宋云。己初官位卑。不能獨救。翌日必為上白府君。其鬼乃去。及明具白掘地及圜。不獲其尸。宋誦經。婦人又至。問何以不獲。答曰西北只校一尺。明當求之。以終惠也。依言乃獲之。氈內但餘骨在。再為洗濯。移於別所。其夕又來拜謝。歡喜謂曰。垂庇過深。難以上答。雖在冥昧。亦有所通。君有二子。大者難養。小者必能有後。且有榮位。兼言宋後數改官祿。又云。大媿使君。不知何以報答。宋見府君具敘所論。府君令問己更何官。至夕。婦人又至。因傳使君意。云。一月改官。然不稱意。當遷桂州別駕。宋具白其事。皆有驗。初宋問。身既為人所殺。何以不報。云。前人今尚為官。命未合死。所以未復云也(出廣異記)。

劉鴻漸

劉鴻漸者。御史太夫展之族子。唐乾元初遇亂南徙。有僧令誦金剛經。鴻漸日誦經。至上元年客於壽春。一日出門忽見二吏云。奉大尉牒令追。鴻漸云。初不識大尉。何以見命。意欲抗拒。二吏忽爾直前拖曳。鴻漸請著衫。吏不肯放。牽行未久。倏過淮。至一村。須臾持大麻衫及腰帶令鴻漸著。笑云。真醋大衫也。因而向北行。路漸梗澁。前至大城。入城有府舍甚嚴麗。忽見向勸讀經之僧從署中出。僧後童子識鴻漸。徑至其所。問十郎。郎何以至此。因走白和尚云。劉十六郎適為吏追。以誦經功德豈不徒彼救之。鴻漸尋至僧所虔禮求救。僧云。弟子行。無苦。須臾吏引鴻漸入詣廳事。案後有五色浮圖。高三四尺。迴旋轉動。未及考問。僧已入問。浮圖變成美丈夫。年三十許。云是中丞。降階接僧。問和尚何以復來。僧云劉鴻漸是已弟子。持金剛經功力甚至。其筭又未盡。宜見釋也。王曰。若持金剛經。當願聞耳。因令跪誦。鴻漸誦兩紙訖。忽然遺忘。廳西有人手持金鉤龍頭幡。幡上碧字書金剛經布於鴻漸前。令分明誦經畢。都不見人。但餘堂宇闐寂。因爾出門。唯見追吏。忽有物狀如兩日來擊鴻漸。鴻漸惶惧奔走。忽見道傍有水。鴻漸欲止而飲之。追吏云此是人膏。澄久上清耳。其下悉是餘皮爛肉。飲之不得。還矣。須臾至舍。見骸形臥在牀上。心頗惆悵。鬼從後推之。冥然如入房戶。遂活。鬼得錢乃去也(出廣異記)。

釋祖南

宋釋祖南。居南嶽之雲峰。刺血書阿彌陀經五百卷。金剛經一百卷。法華經十部。終二十七年皆用血書。末年血乾骨立。念佛聲不絕。一日在方丈坐化。眉間迸出舍利。隨取隨生(出法華持驗記)。

釋明勳

明釋明勳。徽人。原名胡文柱。天啟時為中書舍人。以不從魏璫書經。命褫官。至丙戌忽患人面瘡。痛不可忍。辛卯冬暈絕恍惚。聽

瘡作人言曰。予梁時盧昭容也。在雒陽宮中遭賊戕命。今已六百餘年。尚滯鬼籍。而君即當日戕予者。今既轉身為男子。當書法華等經以自救救予。文柱哀祈。住痛即書。時居儀真立具紙筆書法華·華嚴·金剛·楞嚴等經及水懺。每書時痛輒止。停筆復痛。踰年書經完。患遂愈。丁酉夏遇堆山於德度。詳述斯事。但未辨為蕭梁為朱梁。李太史明睿·王子猷定諸人題跋亦皆不及審定。堆山曰。此朱梁也。蕭梁時雒陽屬魏。且昭容亦唐官人位號。乃擁護昭宗而被害者。若非朱友珪即氏叔琮耳。遂訂而題其冊。見薛公案。今堆山道者。米筆記。按堆山考據最悉。但如此則梁昭容應作唐昭容。或胡君憤絕中。唐梁聲近而訛。未可知也(周石續志)。

房翥

代州房翥。曾勸一老人念佛。其老人得生西方。入冥見閻羅王。乃再放還世。汝當生淨土。翥有一萬遍金剛經願。兼敬禮五臺。此心未遂。未欲往生(出瑞應刪傳)。

孤元軌

唐貞觀五年。有隆州巴西縣令孤元軌者。信敬佛法。欲寫法華·金剛·般若·涅槃等。無由自檢。憑彼土抗禪師檢校。抗乃為在寺如法潔淨寫了下裘。還歧州莊所。經留在莊。并老子五千文同在一處。忽為外火延燒。堂宇是草覆。一時灰蕩。軌于時任憑翊縣令。家人相命撥灰覓金銅軸。既撥灰。開其內諸經宛然如故。潢色不改。唯箱裘成灰。又覓老子。便從火化。于時聞見之者鄉村遠近莫不嗟異。其金剛般若經一卷。題字焦黑。訪聞所由。乃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。其人雜食行急。不獲潔淨。直爾立題便去。由是色焦。其人現在。瑞經亦存京師西明寺主神察。目驗說之(出法苑珠林)。

壽昌禪師

謹按狀師諱慧經。號無明。撫州崇仁裴氏子。初產難。祖父誦金剛經。遂得娩。因名經。師生而穎異不羣。形儀蒼古。若逸鶴凌空。天性澹然。無嗜好。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是個甚麼。師異之。居恒若無意於人間世者。季十七。遂棄筆硯。慨然有向道志。季二十一。偶入居士舍。見案頭金剛經。閱之輒終卷。忻然若獲故物。即與士言其意。士奇之。師由是斷葷酒。決出世志。父母聽之。時邑之蘊空忠禪師說法於廩山。遂往依之。即其本名曰慧經。執侍三載。凡聞所教不違如愚。嘗疑金剛經四句偈。一日見傅大師頌曰。若論四句偈。應當不離身。師不覺灑然。因述偈。有遍界放光明之句。以是知為夙習般若熏發也(出壽昌語錄)。

龔德莊

秘書省校書郎龔德莊。初罷官靈壽。來歸京師。居新門裏。時方上元山東劉野夫與德莊善。偶折簡來約十四日可盡室往觀。君慎勿出。略相候欲欸語。德莊素敬憚其人。為獨守屋廬二鼓矣。而野夫不至。方假寐。家人輩尚未還。俄火自門而燒。德莊但捉誥牒而走。一夕而燼數百家。明日迹其屋灰炭中得金剛般若一卷。略無損處。開視明鮮如新。德莊少豪逸。嗜酒色。不甚信內典。豈夙世善根不思議力。以茲發感悟之歟。觀者彭凡·鄒正臣·劉棐。僧希祖·德洪。政和元年上元後一日(出石門文字禪)。

周縉

杭州周縉。頗知書。聚二三童子講習市中。日誦金剛經甚謹。童子閔生觸翻佛前燈油染於經。杭之民俗。凡經像幣汗輒投濤江。縉因束以紅燄。俟其後行之。時元之大德庚子也。越三年癸卯。經忽還於舊所。半為潮沙所裹。而紅燄如故。縉驚喜。與吳門僧儉拂去沙塵。其粘綴者逐番分折之。徧請叢林開土題識左方。後八十一年當

國朝洪武庚申。經入沙門宥悌之手。復重加裝[社-土+(虎-儿+几)]。即南屏山中請濂說贊。贊曰。

至誠動物。靡間毛髮。此感彼應。如磁引鍼。況乎契經。世雄所說。至心受持。昭答如響。昔周氏子。朝夕嚴事。經有染汙。投諸江潮。閱三春秋。忽返元所。經實紙成。難同鉄石。非金剛力。焉能不壞。經無羽足。不能飛行。非金剛力。誰挾而至。由此而觀。佛語所至。百神訶衛。無能損者。然而此經。觚翰所假。雖載佛言。靈從何起。世之法藏。所摸經文。充棟汗牛。未聞皆驗。應知萬法。實本一心。由心誠故。而經應之。心靈經靈。理無疑者。是知此心。其大無外。其小無內。神通妙用。一一具足。不假外求。有能精進。人在上乘。證妙覺位。亦無留難。今因贊經。推而達之。欲作佛者。此心即是。善思念之。慎勿退轉(出宋景濂護法錄)。

尼淨真

尼淨真。住長安積善寺。納衣乞食。一生無瞋。講金剛經十萬遍。專精念佛。顯慶五年七月染患。語弟子曰。五月內十度見阿彌陀佛。又兩度見極樂世界寶蓮華上童子遊戲。又有聖僧五度授記曰。我當作佛。又曰。吾得上品往生。跏趺而終。經宿却醒。語弟子曰。吾得菩薩位也。遍歷十方供養諸佛。言訖而終。光照於寺(出瑞應刪傳)。

王氏女

宋吉安王氏女。日誦彌陀·金剛·觀音諸經。念佛求度。母死既殮。惡血滴瀝。女發誓云。若我孝心。願臭氣不作。言訖流血即止。父娶後室。與同修淨業。後得疾。請僧說淨土觀法。忽索衣吉祥而臥。攬觀音手。所執幡寂然不動。母篩灰於地以驗受生。見灰中出蓮花數朵(出袞宏往生集)。

黃婆

宋潮山黃婆。持金剛·法華。專心念佛。忽患痢疾。但飲水不食。隣菴僧善修夢婆來謂曰。將往西方。越二日婆西向念佛。端坐而化。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(出袞宏往生集)。

孫大玕居士

大明孫叔子。法名大玕。自幼警敏端確。年十二隨父鏡吾居士奉四十八願彌陀像入雲棲。因受五戒。歸而斷葷血。息交遊。罷咕嗶。矢志念佛。誓取金臺。而勤苦不惜身命。俄而見兩比丘持蓮花。以一心淨土印可。復見化人誦金剛經一晝夜。乃矍然起坐曰。彌陀觀音皆來迎我。結金剛拳印大。呼阿彌陀佛數聲。泊然而寂。時萬曆辛亥十一月十一日也。有淨土十二時歌傳世。詳具吳太史西生傳中(出袞宏往生集)。

附錄

金剛是喻。最堅最利。萬物不能加損。而能壞萬物者。般若是法。此云智慧。智有決擇之功。慧有照了之用。又智照諸法實相。慧了諸法無生。然有體有用。肇論云。諸法實相謂之般若。即金剛體堅。經云。信心清淨則生實相。又云。設化眾生謂之溫和。即金剛用利。經云。我應滅度一切眾生。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。又云。涉有未始迷虛。故常處有而不染。經云。不應住色生心。不應住聲·香·味·觸·法生心。又云。不厭有而觀空。故觀空而不證。經云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乃體外無用。用外無體。一念之力。權實雙彰。不同二乘人空慧眼。故喻如金剛。波羅蜜。此云彼岸到。喻涅槃妙心。若有我法二執。則有分段·變易二種生死。名為此岸。乘般若之舟楫。渡我法之中流。離二種生死此岸。到菩提涅槃彼岸。故名波羅蜜。問曰。真般若者。清淨如虛空。無知無見。無

作無緣。今釋迦出世說法利生。令眾生離我法。斷生死。修般若。證涅槃。然後如來示寂。則凡聖能所生滅修證皆是妄情。何名真般若也。答曰。不然。佛真法身。猶若虛空。應物現形。如水中月。水清月現。月亦不來。水濁月昏。月亦不去。經云。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。則應化非真實也。又云。譬如有人。身如須彌山王。佛說非身。是名大身。此報身不可得也。又云。無有少法可得。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此法身無所得也。佛既無得。法豈可說。所以世尊談經三百餘會。說法四十九年。未嘗說著一字。淨名云。三轉法輪於大千。其輪本來常清淨。經云。若見如來有所說法。即為謗佛。無法可說。是名說法。能化既爾。所化亦然。煩惱本空。我法何有。既無二執。奚用斷除。如兔角龜毛。名實俱妄。經云。我相即是非相。人相。眾生相。壽者相即是非相。所言法相者。如來說即非法相。譬如幻翳妄見空花。翳若除。空花奚有。眾生煩惱妄見生死。煩惱若除。生死安在。如皮既不存。毛何所附。圓覺云。生死與涅槃。凡夫及諸佛。同為空花相。經云。一切眾生即非眾生。我法所照之境。般若能照之心。我法本空。誰為所照。既無所照之境。則無能照之心。能所雙忘。修即無修。經云。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。修一切善法。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所言善法者。如來說即非善法。是名善法。煩惱與菩提。生死及涅槃。皆對待之辭也。然離煩惱得菩提。斷生死證涅槃。乃隨他意語。非如來稱性之談。以般若智照。煩惱本空。菩提焉有。生死原寂。涅槃安寄。放光云。菩提有所得耶。答曰不也。亦有亦無得耶。答曰不也。非有非無得耶。答曰不也。然則都無所得耶。答曰不也。以無所得而得也。是故得無所得也。肇云。眾生非眾生。誰為得之者。涅槃非涅槃。誰為可得者。經云。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般若能證之智。涅槃所證之理。修即無修。則無能證之智。證即無證。則無所證之理。忘能所。滅影像。盤山云。光非照境。境亦非存。光境俱忘。復是何物。化緣既畢。入滅歸真。如薪盡火滅。法華云。若見如來常在不滅。不能生難遭

之想。恭敬之心。是故如來雖不實滅而言滅度。譬如醫師為治狂子故。實在而言滅。故云。常在靈鷲山。及餘諸住處。楞伽云。無有涅槃佛。無有佛涅槃。遠離覺所覺。是二悉俱離。莊生云。適來。夫子時也。適去。夫子順也。安時而處順。哀樂不能入也。指窮於為薪。火傳也。不知其盡也。經云。無所從來亦無所去。故名如來。此則滅無所滅也。然則涅槃虛而無相。般若寂而無知。本無生死起滅。亦無煩惱縛脫。以如如智。契如如理。理外無智。智外無理。理智雙泯。絕言絕思。是以釋迦摩竭掩室。淨名毗耶默然。空生岩中晏坐。帝釋滿空雨花。豈曰無辯。辯所不能言也。經者。常也。三世諸佛不易故。又云徑也。通凡入聖之路故。因空生請問經名。世尊答云。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。(乃至)然佛說法分為五時般若。即當第四時。又般若分八部。大般若·放光般若·光讚般若·道行般若·小品般若·金剛般若·實相般若·摩訶般若·此即大般若中第五百七十七卷。又外有六譯。後秦羅什·後魏菩提留支·陳朝真諦·隨朝笈多·唐初玄奘·大周義淨。今所傳即秦譯也(明西浙海鹽宗福菴沙門如觀所述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筆記首題釋)。

金剛般若經靈驗傳卷下(終)

No. 1634-A 跋

金剛經之靈驗。和漢古今所傳。豈毛楮悉所舉哉。今夫和朝之感應。散在乎諸書者且置。唯於異域書中局見所及者。不分緇素。不論前後。隨得記之。題曰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靈驗傳。因與感應傳及新異錄併鈔梓以遺世之同志云。

峇 貞享五(戊辰)載八月下澣 沙門妙幢(淨慧)謹跋

[CBETA 贊助資訊](#)

[.\(https://www.cbeta.org/donation/index.php\)](https://www.cbeta.org/donation/index.php)

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，CBETA 帳務由「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」承辦，並成立「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」－ CBETA 專戶，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用，歡迎各界捐款贊助。

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，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免。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。

信用卡線上捐款

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，資料傳送採用 SSL (Secure Socket Layer) 傳輸加密，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。

[前往捐款](#)

信用卡（單次 / 定期定額）捐款

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。

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，請傳真至 02-2383-0649，並請來電 02-2383-2182 確認。

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收。

請在此下載 [授權書](#) (MS Word 格式)

劃撥捐款

郵政劃撥帳號: 1 9 5 3 8 8 1 1

戶名: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

欲指定特殊用途者, 請特別註明, 我們會專款專用。

線上信用卡 / PayPal 捐款

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, CBETA 引用其服務, 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。

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.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.

相關收據開立事宜, 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, 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據外, 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, 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。

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,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.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,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.

[線上信用卡 / PayPal 贊助](#)

支票捐款

支票抬頭請填寫「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」。

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, any donation (ex- cheques, remittance, etc.,) please entitle to "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".
